

地266.99

137

9.

疏表記傳勅頌  
誥

碑跋書序  
銘

蕪  
州  
志  
之  
九





蘄州志卷之二十

知蘄州事夏津潘克溥纂修



藝文志

古文

南軒張氏有言蘄春人物彬彬前輩遺澤漸濡未泯  
意當時所謂前輩吳氏林氏足以當之然舊志錄碑  
版之作多矣兩家所撰著不概見文章之傳不傳固  
有數存於其間與抑其散佚沈伏在天壤間者莫由  
遍觀而盡識也獨兩家然乎哉志古文

蘄州志

卷二十

頌

一

唐

頌

蘄州新城門頌

并序

符載

大唐庚辰歲秋九月鄂岳觀察使御史中丞鄭公前牧  
於蘄春始佩銅虎符是年冬十一月蔡人不虔天子詔  
諸侯之師誅破之我有疆場與人腹背慮禍甚劇為虞  
落疑有闕文然民大愁恐若寇暴至是邦也夙昔無事人傲  
慢垂百餘祀城隍不張頽墉壞堞僅為平野公乃度舊  
址量客土備畚鍤肅丁壯勃然而興於是謹刀布以索



力考藝鼓以蕩氣嚴進退以設令立師伍以程課烝徒  
雷呼萬鎚星飛誅惰聳勞間無留時凡甲子五癸崑然  
城成矣墉高三雉門容兩轍周迴一千八百四十步門  
臺睥睨霞艷雲截如崇山斷岸邈不可嚮議金湯者我  
居首焉日者嗣曹王皋討希烈之叛於此嘗具板幹作  
爲坯築役徒巨億經費稱是樹而復潰卒無以能名風  
俗耆老以爲蛟螭靈怪蟠窟固護使人不見其績也公  
躬自省視循理辨物心禱且計輔之至誠遂用堅緻於  
戲蘄城楚舊封也疆淮蔡邇申息地當隘束實生攻奪

蘄州志

卷二十

頌

二

若向時敵者驅鐵衣出穆陵襲我無備搖脛而至卽江  
淮之南吾見其波動矣然俾夫大藩倚其固郡屬抱其  
勢千里士庶高枕而臥寇不敢萌彎弓捻矢之意者新  
城之謂也由是大君聽民間威聲聞以公有文武上才  
故拔自倅牧雄居盛府山川幢蓋皆舊物也夫賢爲世  
重績因時達微新城吾見公之才力事業其湮鬱不揚  
乎辭曰

庚辰之歲鶉火有彗人用五兵維彼蘄下疆及風馬實  
啟戎情我昔無虞滅其闐闐埤堞頽傾我公作守恢拓



荒舊乃修其城百堵言言四阿辱顏齷如雲平扼衝據  
會寇不敢過生人攸寧綱維盛烈遭時而發鴻振芳名  
我有貞石不追不琢孰聞風聲是用作頌冀茲不朽日

月並明

碑文佚文見文苑英華  
按三句一韻亦變體也

宋

各體文  
十首

勅誥

二首

贈李誠之正節侯勅

蘄春介在疆場然所恃以爲險者六關也朕命蓋臣往  
專守禦之責而措置疎畧負我使令爾誠之儒紳之望

蘄州志

卷之二十

勅誥

三

屬分符守蘄以孤城而撓敵鋒蓋亦難矣慷慨激烈盡  
其命義合門死難朕甚痛之迺加論撰仍躡崇階爵之  
通侯謚曰正節廟食茲土賞延于後夫忠臣之心非慕  
名祿國家之澤當峻彝章今密印纍纍未足爲爾寵將  
滅此讐敵始足以慰爾九泉也可贈誠之朝散大夫秘  
閣修撰加正節侯

崇祀李誠之褒忠廟誥

盡忠者臣子之大分全節者古今之難能河北二十四  
州真卿而已睢陽數百餘戰張巡以之卓卓可稱寥寥



不數我國家之養士氣獨盛前朝故守臣之守邊疆相  
望芳史蠶茲殘羯盜我邊州忽聞二士之殲莫起萬夫  
之贖爾誠之早傳正學夙負雋聲屬分蘄水之符適有  
邊戎之寇獨能以大義而作三軍之氣以嚴令而安萬  
室之心州邑官聯咸仰天而更誓閭閻童稚亦擊鼓以  
揚聲故能以七百餘眾之兵固堅爲二十五日之守奈  
之何赴援之將顧遲而不進助戎之卒旣入而復逃雖  
勢盡而力窮猶呼號而巷戰痛矣豫州之赤地百姓何  
辜哀哉卞壺之一門千載無及興懷至此有涕潸然爰

蘄州志

卷之二十

勅誥

四

冊命於列侯俾蒸嘗於茲土誰能免夫一死足以愧彼  
偷生殆將滅此仇讐庶少恤其啣憤

傳二首

李誠之傳

宋史

李誠之字茂欽婺州東陽人受學呂祖謙鄉舉第一後  
入太學舍選亦第一慶元初釋褐爲饒州教授丁父母  
憂廬墓終喪幹辦福建安撫司公事遷刑工部架閣擢  
國子學錄以言罷起爲江西轉運司幹辦使稱提會子  
第其物力高下輸錢以歛之誠之以爲憂使者不悅曰



商君之令猶能必行今乃齟齬如此誠之愀然曰使君  
儒者而欲效商君之所爲乎遂辭去使者遜謝罷令而  
後止改通判常州知郢州知金人必敗盟大修邊防戰  
攻守禦之具移知蘄州蘄自南渡以來未嘗被兵誠之  
曰備禦無素長驅而來將若之何相視城壁而增益之  
備樓櫓築軍馬牆教閱廂禁民兵激之以賞積粟四萬  
先是酒庫月解錢四百五十千以獻守誠之一無所受  
寄諸公帑以助兵食嘉定十四年二月金人犯淮南時  
誠之已逾滿代者不至欲先遣其孥歸聞難作而止喟

然謂其僚曰吾以書生任邊壘行年七十抑又何求獨  
欠一死爾當與同僚戮力以守不濟則以死繼之乃選  
丁壯分布城守募死士迎擊遇於橫槎橋大破之居數  
日金人擁衆臨沙河欲渡又破之明日金兵大至決滄  
水焚戰樓又拒退之明日金移兵要衝爲必渡計蘄兵  
直前奮擊殺其酋帥金人雖屢挫然謀益巧攻益力未  
幾薄城下圍之數重遂燔木柵誠之出兵禦之又殺其  
將卒數十人奪所佩印三月朔金人攻西門射卻之俄  
造望樓以窺城誠之爲疑兵以示之又使持書來脅降



誠之戮之而還其書越二日金人以攻具進誠之設械禦之夜出擣其營料敵應變若熟知兵者金人卒不得志會黃州失守併兵爲一凡十餘萬池陽合肥援兵敗走朝命馮榘援二郡榘至竟遷延不進誠之激厲將士勉以忠義城陷率兵巷戰殺傷相當子士允力戰死誠之引劍將自刎呼其孥曰城已破汝等宜速死無辱妻許及婦若孫皆赴水死事聞贈朝散大夫秘閣修撰封正節侯立廟於蘄賜名褒忠賻銀絹二百仍賜爵迪功郎者三特贈其妻令人士允通直郎子婦及孫女之沒

蘄州志

卷二十

傳

六

於難者皆贈安人從誠之之死者通判州事秦鉅

秦鉅傳

宋史

秦鉅字子野丞相檜曾孫通判蘄州金人犯境與郡守李誠之協力捍禦求援於武昌安慶月餘兵不至策應兵徐揮常用等棄城遁城破鉅與誠之各以自隨之兵巷戰死傷畧盡鉅歸署疾呼吏人劉迪令火諸倉庫乃赴一室自焚有老卒見烟焰中着白戰袍者識其鉅也冒火挽出之鉅叱曰我爲國死汝輩可自求生掣衣就焚而死次子浚先往四祖山兵至亟還與弟潭從父偕



死特贈鉅五官秘閣修撰封義烈侯與誠之皆立廟  
斬州贈顏褒忠贈浚通直郎賻以銀絹各二百州學教  
授阮希甫贈通直郎防禦判官趙汝標斬主簿審時鳳  
錄事參軍兼司戶杜諤俱贈承務郎監斬州都太監轄  
斬口鎮倉庫嚴剛中贈承事郎統制官孫中小將江士  
旺陳興曹全兵卞軍士李斌等皆鬪死司理參軍趙與  
裕先率民二百餘人奪關出外求援僅以自免而全家  
十六人皆沒淳祐十二年特封鉅義烈顯節侯黃州之  
陷守臣何大節亦投江死焉

斬州志

卷二十

傳

七

記二首

州學教授廳記

朱熹

乾道八年秋予友建安李君宗思爲斬州學官始至入  
學釋菜召諸生坐堂上而告之曰朝廷立學建官所以  
養人材而待其用德意甚美宗思不佞得備選焉深惟  
淺露懼不能稱今將何以告二三子者而相與朝夕乎  
古人爲己之學庶以無負朝廷教養之意二三子其亦  
有意於斯乎諸生起而對曰諸生不敏惟先生有以教  
之則幸甚於是李君退卽其居則距學且十里所李君



顧而歎曰學官宜朝夕於學與諸生相切磋者其相距之遠可若是邪翌日相學之東偏有廢壞焉請於州願得爲屋以居而日往來於學以供厥事於是通守北海王侯某實領州符嘉李君之意而悉其力以相之不逾時遂以備告然後李君得以日至於學進諸生而教誨之蓋使之潛思乎論語孟子之書以求義理之要又考編年資治之史以議夫事變之得失焉日力有程不躐不惰操策而問勸督以時凡以使之知所以明善修身之方齊家治國之本而於詞藝之習則後焉而不之急

也旣又禮其士之賢有德者李君之翰而與之居凡學之教治悉使聽焉由是勸之爲士者始知所以爲士之事而用其力李君亦喜其教之行而將有成也礱石於堂考前爲是官者得自某人以下若干人之名氏歲月刻之而以書屬予使因記其所以然者予惟李君之教可能也而其所教則非世儒之所及王侯之垂意於學可及也而其不以李君之說爲迂闕於事者則非俗吏之所能是皆宜書以詔於後蓋非獨使繼李君而居此者有所考法抑亦承流千里而師帥其民者之所宜知



也於是悉書其本末如此俾刻實題名之首云九年秋  
七月壬子新安朱熹記

蘄州惠民倉記

真德秀 西山

嘉定某年某月金華李公守蘄始至曰城郭完乎有司  
以圯告則命繕而新之凡若干丈尺又曰城完矣兵械  
具乎有司以乏告則命爲某器若干某器若干旣又曰  
吾城堅而械良於守易矣無其人可乎則舉凡兵之在  
籍若寓於塾者教之率以法期年士咸就紀律公曰可  
矣猶未也夫守恃兵兵恃民民恃食故食民之大命也

蘄州志

卷二十

記

九

邊之首政也蘄故號沃壤中興以來流逋未盡復荒蕪  
未盡治歲所出不能當中州一大縣而輸于公家者才  
萬斛焉以廩吾兵且不給設不幸有旱溢之蓄蟲螟之  
孽其奚以相恤哉余爲二千石於此而奉養嗇於斗食  
吏非矯也重民之脂膏不忍褻而用也覲圭勺之贏還  
以遺吾甿也時會而月計之泉之在官者廩有餘歲幸  
比登粟之在民者亦廩有餘以其餘於官者易其餘於  
民者不幸告儉則以藏之官者復散之民此備豫之善  
畫也迺簡僚吏之材者蒞厥事凡告售者優其直與之



未幾得粟爲萬石者二靡錢緡若干萬千百有奇築屋若干楹以謹其出納命之曰惠民倉著公志也夫民食足然後有固心人心固然後可冀以死守昔者孟子談王道於戰國皆是物也彼爭地爭城之將從橫馳說之士未有不哂其迂卒之莫或能易者蓋民弗自安而欲與俱危不卹其生而欲責之死無是道也公之學醇以深其氣剛以大蓋淵源乎孟氏者故其治邊之政大抵以保民爲本是倉特其一爾始倉之成公旣以告于朝下部使者核其實又書來命某識之其欲以諭後人俾

勿廢乎余謂使繼至者有公之心雖毋識焉可也不然則金版玉書猶弗足絕恃此以存難哉雖然仁人心也人心不可泯則是倉不可廢姑識之庶異時有考云公名誠之字茂欽嘉定十三年夏五月辛卯朝散大夫集英殿修撰權發遣隆興府主管江南西路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眞德秀記

遵西山集更正

表

代蘄守謝上表

秦

觀少游

奉法明時方悔推行之誤分符近地俄蒙假貸之私祇



荷寵恩載深感涕伏念臣資材闇昧問學空疎遭逢昌  
辰叨竊劇任徒冀事功之立靡思罪釁之成昨以出按  
荆車兼程鹽課猥虞曠廢妄致勤勞屬吏承風不無過  
當小民競利豈免怨尤雖不待於人言卽行改正儻追  
論其事迹殆可誅夷敢祈造物之恩猶竊長人之任矧  
蘄春之偏郡實淮右之名區風氣和平獄訟稀少平時  
來者尙樂寬間謫宦居之眞爲僥倖此蓋伏遇太皇太  
后陛下推天地之賜回日月之光黜陟不失其所宜輕  
重各當其所適察臣過舉止于四月之間許臣自新付

蘄州志

卷二十

表

士

以一州之寄念捐軀而莫報徒撫己以增慚復路迴車  
顧迷途其未遠輸肝剖膽庶報効之可圖

蘄州蘄春縣興學頌

危素 太朴

蘄春縣長野仙普化

今譯額森布哈

君旣新廟學郡學教授衛

炎爲記君上計京師稍爲余言治邑之事君始至官修  
農桑水利之政平獄訟卹災傷無所不用其情其興學  
之績爲最大蓋蘄春之學在郡城東北之鮮原素無恒  
產儒之在籍者二十有八家多貧不能自振於是學舍  
傾圮絃誦寂寥君始至伏謁廟下大懼無以塞國家崇



學右文之意乃出廩給爲之倡尹邊守誠丞孫克昭主簿蘇世榮教諭魯志暨胥吏富民咸相其役因其舊而修之者大成之殿明新之堂撤而新之者門廡齋舍創成之者靈星大成二門若夫祀所龕室帳帟祭器無有不備學之閒田悉以種桑歲集之以補贍學之費民知令之所向相勸從事於詩書而敦行孝弟君之於政知所先後如是乃爲之頌使刻之石其詞曰

我行江濱爰采其蘄田多汙萊戶有嘔呻天監下土哀此罷民畀我賢令惟皇之仁學校之行先王善政追我

蘄州志

卷二十

頌

三

世皇著在甲令蘄春有學以祀先賢棟撓宇傾曷以廣傳賢令聿至顧瞻徘徊乃鳩羣工罔敢弗來祇奉明命僉言允諧有嚴俎豆民德孔懷雍雍童冠濟濟弦誦修行明經聯翩克貢絜此長才小試其用伐石刻辭輿人之頌

碑久佚文見說學齋稿

書一首

與施蘄州少路書

張 栻 敬夫

久聞蘄春文物彬彬有前輩遺澤漸濡未泯也計士人中氣質多美者鐵錢事如何計循其理而爲之不若他



人做工作事也大抵今日人才之病其號爲安靜者則一切不爲而其欲爲者則又先懷利心往往貽害要是儒者之政一一務實爲所當爲以護養邦本爲先耳此則可貴也某冒居要藩日夜悚仄蓋日勉焉而未之能益也臭味一家偶及之耳

墓誌一首

自撰墓誌

元祐六年

蒲遠猶

閩清令

遠猶蒲氏家成都字仲俞生於大中祥符辛亥歷五朝八十有一年遠祖本河中寶鼎人仕於唐隨僖宗幸蜀

蘄州志

卷二十

墓誌

三

及乘輿反正中原亂遂爲成都人曾祖父諱勳祖父諱裕先君諱亮皆不仕遠猶幼而好學學賦於代淵受易於任維翰學詩於周式受太元於徐庸慶歷六年進士及第授綿竹尉移集州司理參軍梓州司理參軍皆以親憂不赴服除了無仕宦意閒居益讀書學文婆婆鄉里者數年親友激勸乃調河南尉用薦章移臨晉令以蜀人例移閩清令到官踰年病腳氣尋醫歸至舒州長風沙而舟壞全家幾葬魚腹是歲熙寧庚戌也會任師中偪在齊安館我於臨臯亭不能期月孫叔康昌齡在



蘄州以舟來迎至則寓浮屠舍且謀歸蜀而蘄州亦江淮之會有稻魚布帛養生之具足年又漸老遂卜居焉買宅一區有田數十畝可供伏臘其歸蜀與否則在子孫矣娶晉陵張盍之女卒於元祐戊辰葬州南石鼓院南二里二男二女長女嫁眉山陳綱長子穆舉進士再試禮部次女嫁河南王蒙享幼子穆自有母孫晏始十歲女五歲有歌詩雜文十帖未次嗚呼古之誌其墓者維誌其前後左右山澤而已後世遂銘其文行功業然四物者必躬有道德仁義遭時遇主有崇爵大位有功

蘄州志

卷二十

墓誌

古

於社稷有澤於生民或不遇無位則必有卓然獨立之行可以名世苟無此不可以黃壤朽骨厚誣來世予生太平時無可銘之具衣帛食稻大耋而不衰但乾坤中一幸民耳恐後世有銘予墓者加釀空文死而有知予豈不自愧乃作誌付穆與穆慎無廢於理命元祐辛未九月十三日誌

明各體文四十二首

誥勅 三首

追封康茂才蘄國公誥命

太祖



朕惟帝王之待功臣生則顯官厚秩以榮之歿則加封錫爵以報之此國家之常典也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兼太子右率府使康茂才初自京口率衆來歸爾卽以水軍勝張氏獲其海舟繼取樅陽攻安慶守龍灣及陳氏犯境爾能擊退其兵及復從朕以舟師攻舒城江斬興國漢陽郡繼克廬州大戰彭蠡遂平武昌以至隨大將援江陵湖南四川取秦州援宜興戰崑山之巫子門擣淮安之馬邏港破吳興下姑蘇北征汴洛守陝蒲二州招徠絳解之衆其功可謂偉矣豈期隨征興元

蘄州志

卷二十

表

五

旋軍中道因疾以歿朕聞訃音不勝感悼念今天下混一方欲論功行賞以報汝功爾乃遽然長逝其於朕心何可忘哉茲特勅爾官勳賁爾靈爽尙其不昧承茲新命於冥冥之中也可贈推忠翊運宣力懷遠功臣光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蘄國公諡武義王者施行

整飭兵備蘄州下江防道勅書

勅湖廣按察司僉事魏良輔先該湖廣巡撫官題稱湖廣江道漢陽一帶波濤浩渺村落荒疎其本土及流寓



軍民率多嘯聚爲盜必須專官督理事可責成今特命爾整飭彼處兵備在於蘄州駐劄照依該部題准事例往來巡歷專一提督漢陽而下至黃州蘄州並德安等一帶江湖禁巡司修理城堡操練軍兵民快清查錢糧軍衛有司悉聽調度其江西河南直隸隣界地方遇有盜賊生發會同各該兵備相機剿捕九江南昌汝寧安慶等各府衛等衙門事干盜賊及會勘詞訟不分軍民職官俱聽調用爾仍聽巡撫官節制爾爲憲臣受茲委任尤須持廉秉公正已率下務在盜賊寧息地方安

蘄州志

卷二十

表

六

安斯爲爾能毋得自違憲度及縱容管軍人員科需尅害臨賊退縮誤事如違一體治罪不宥爾其勉之慎之故勅

諭

卻蘄州進篔論

古者方物之貢惟服食器用故無耳目之娛玩好之失今所進竹篔固爲用物但無命來獻恐下聞風爭進奇巧勞民傷財自茲始矣御之仍命四方非朝廷所需者毋妄獻



疏一首

進本草綱目疏

李建元 州人

湖廣黃州府儒學增廣生員李建元謹奏爲遵奉明例訪書進獻本草以備采擇事臣伏讀禮部儀制司勘合一欵恭請聖明勅儒臣開書局纂修正史移文中外凡名家著述有關國家典章及紀君臣事跡他如天文樂律醫術方技諸書但成一家名言可以垂於方來者卽訪求解送以備採入藝文志如已刻行者卽刷印一部送部或其家自欲進獻者聽奉此臣故父李時珍原任

蘄州志

卷二十

疏

七

楚府奉祠奉勅進封文林郎四川蓬溪知縣生平篤學刻意纂修曾著本草一部甫及刻成忽值數盡撰有遺表令臣代獻臣切思之父有遺命而子不遵何以承先志父有遺書而子不獻何以應朝命矧今修史之時又值取書之會臣不揣謏陋不避斧鉞謹述故父遺表臣父時珍幼多羸疾長成鈍椎耽嗜典籍若啖蔗飴攷古證今奮發編摩苦志辨疑訂誤留心纂述諸書伏念本草一書關係頗重誤解羣氏謬誤亦多行年三十力肆校讐厯歲七旬功始成就野人炙背食芹尙欲獻之天



子微臣採珠聚玉敢不上之明君昔炎皇辨百穀嘗百草而分別氣味之良毒軒轅師岐伯尊伯高而剖析經絡之本標遂有神農本草三卷藝文錄爲醫家一經及漢末而李當之始加枝修至梁末而陶宏景益以註釋古藥三百六十五種以應重封唐高宗命司空李勣重修長史蘇恭表請伏定增藥一百一十四種宋太祖命醫官劉翰詳校宋仁宗再詔補註增藥一百種召醫唐慎微合爲証類修補衆本草五百種自是人皆指爲全書醫則目爲奧典夷考其間疵瑕不少有當析而混者

蘄州志

卷二十

疏

大

如葳蕤女萎二物而併入一條有當併而析者如南星虎掌一物而分爲二種生薑薯蕷菜也而列草品檳榔龍眼菜也而列木部九穀生民之天也不能明辨其種類三菘日用之蔬也罔克的別其名稱黑苳赤菘大小同條硝石芒硝水火混注以蘭花爲蘭草卷丹爲百合此寇氏衍義之舛謬謂黃精卽鉤吻旋花卽山薑乃陶氏別錄之差譌歐漿若膽草菜重出掌氏之不審天花栝樓兩處圖形蘇氏之欠明五倍子構虫窠也而認爲木實大蘋草田字草也而指爲浮萍似茲之類不可枚



陳畧摘一二以見錯誤若不類分品列何以印定羣疑  
臣不揣猥愚僭肆刪述重復者芟之遺缺者補之如磨  
刀水潦水桑柴火艾火鎖陽山奈土茯苓番木鱉金枯  
樟腦蝎虎狗蠅白蠟水蛇狗寶秋虫之類並今方所用  
而古本則無三七地羅九仙子蜘蛛香猪腰子勾金皮  
之類皆方物土苴而稗官不載今增新藥凡三百四十  
七種類析舊本分爲一十六部雖非集成實亦粗備有  
數名或散見各部總標正名爲綱餘各附釋爲目正始  
也次以集解辨疑正誤詳其出產形狀也次以氣味主

治附方著其體用也上自墳典下至傳奇凡有相關靡  
不攸采雖命醫書實該物理我太祖高皇帝首設醫院  
重設醫學沛仁心仁術於九有之中世宗肅皇帝旣刻  
醫方選要又刻衛生易簡藹仁政仁聲於率土之遠伏  
願皇帝陛下體道守成遵祖繼志當離明之正位司考  
文之大權畱情民瘼再修司命之書特詔良臣著成昭  
代之典治身以治天下書當與日月争光壽國以壽萬  
民臣不與草木同朽臣不勝冀望屏營之至臣建元爲  
此一得之愚上千九重之覽或准行禮部轉發史館采



擇或行醫院重修父子啣恩存歿均戴臣無任瞻天仰  
聖之至

傳六首

康茂才傳 子鐸附

明史

康茂才字壽卿蘄州人通經史大義事母孝元末寇亂  
陷蘄結義兵保鄉里立功自長官累遷淮西宣慰司都  
元帥太祖旣渡江將士家屬畱和州時茂才移戍采石  
扼江渡太祖遣兵數攻之茂才力守常遇春設伏殲其  
精銳茂才復立寨天寧洲又破之奔集慶太祖克集慶

蘄州志

卷二十

傳

二十

乃帥所部兵降太祖釋之命統所部從征明年授秦淮  
翼水軍元帥守龍灣取江陰馬馱沙敗張士誠兵獲其  
樓船從廖永安攻池州取樅陽太祖以軍興民失農業  
命茂才爲都水營田使仍兼帳前總制親兵左副指揮  
使陳友諒旣陷太平謀約張士誠合攻應天太祖欲其  
速來破之知茂才與友諒有舊命遣僕持書紿爲內應  
友諒大喜問康公安在曰守江東木橋使歸太祖易橋  
以石友諒至見橋愕然連呼老康莫應退至龍灣伏兵  
四起茂才合諸將奮擊大破之太祖喜茂才功賜賚甚



厚明年太祖親征友諒茂才以舟師從克安慶破江州友諒西遁遂下蘄州興國漢陽沿流克黃梅寨取瑞昌敗友諒八指揮降士卒二萬人遷帳前親兵副都指揮使攻左君弼廬州未下從援南昌戰彭蠡友諒敗死從征武昌皆有功進金吾侍衛親軍都護從大將軍徐達再攻廬州克之取江陵及湖南諸路改神武衛指揮使進大都督府副使士誠攻江陰太祖自將擊之比至鎮江士誠已焚瓜洲遁茂才追北至浮子門吳軍遮海口乘潮來薄茂才力戰大敗之搥淮安馬騾港拔其水寨

蘄州志

卷二十

傳

三

淮安平尋拔湖州進逼平江士誠遣銳卒迎鬪大戰尹山橋茂才持大戟督戰盡覆敵眾與諸將合圍其城軍齊門平江下還取無錫遷同知大都督府事兼太子右率府使洪武元年從大將軍經略中原取汴洛畱守陝州規運饋餉造浮橋渡師招徠絳解諸州扼潼關秦兵不敢東向茂才善撫綏民立石頌德焉是年復從大將軍征定西取興元還軍道卒追封蘄國公諡武義子鐸年十歲入侍皇太子讀書大本堂以父功封蘄春侯食祿一千五百石予世券督民墾田鳳陽帥兵征辰州蠻



平施疊諸州從大將軍達北征又從征南將軍傅友德  
征雲南克普定破華楚山諸砦卒於軍年二十三追封  
蘄國公諡忠愍子淵幼未襲授散騎舍人已坐事革冠  
服勒居山西遂不得嗣宏治末錄茂才後爲世襲千戶

李時珍傳

明史

李時珍字東璧蘄州人好讀書精於醫醫家本草自神  
農所傳止三百六十五種梁陶宏景所增亦如之唐蘇  
恭增一百一十四種宋劉翰又增一百二十種至掌禹  
錫唐慎微輩先後增補合一千五百五十八種時稱大

蘄州志

卷二十

傳

三

備然品類旣煩名稱多雜或一物而析爲二三或二物  
而混爲一品時珍病之乃窮搜博採芟煩補闕歷三十  
年閱書八百餘家彙三易而成書曰本草綱目增藥三  
百七十四種釐爲一十六部合成五十二卷首標正名  
爲綱餘各附釋爲目次以集解詳其出產形色又次以  
氣味主治附方書成將上之朝時珍遽卒未幾神宗詔  
修國史購四方書籍其子建元以父遺表及是書來獻  
天子嘉之命刊行天下自是士大夫家有其書時珍官  
楚王府奉祠正子建中四川蓬溪知縣



許文岐傳 李新附

明史

許文岐字我西仁和人祖子良巡撫貴州右僉都御史父聯樞廣西左叅政文岐崇正七年進士歷南京職方郎中賊大擾江北佐尙書范景文治戎備景文甚倚之遷黃州知府射殺賊前鋒一隻虎奪大蠹而還獄有重囚七八縱歸省尅期就獄皆如約至乃請於上官貸之十三年遷下江防道副使駐蘄州賊魁賀一龍蘭養成等萃蘄黃間文岐設備嚴賊黨張雄飛將南渡命遊擊楊富焚其舟賊乃却巡撫宋一鶴上其功副將張一龍

蘄州志

卷二十

傳

三

善馭兵文岐重之嘗共宿帳中軍中夜呼噪文岐曰此奸人乘夜思遁耳堅臥不出質明叛兵百餘人奪門遁一龍追獲盡斬之一軍肅然楊富旣久鎮蘄一鶴復遣叅將毛顯文至不相得兵民洶洶文岐會二將以杯酒釋之始無患十五年左右良玉潰兵南下大掠文岐立馬江口迎之兵莫敢犯時警報日急人無固志會擢督糧叅政當行文岐嘆曰吾爲天子守孤城三載矣分當死封疆雖危急奈何棄之遺妻奉母歸檄富顯文出屯近郊爲固守計無何荆王府將校郝承忠潛通張獻逆明



年大舉兵來攻文岐發礮斃賊甚衆夜將半雪盈尺賊破西門入文岐巷戰雪愈甚礮不得發遂被執獻逆聞其名不殺繫之後營時舉人奚鼎鉉等數十人同繫文岐密謂曰觀賊老營多烏合凡此數萬卒皆被掠良民若告以大義同心協力賊可殲也於是陰相結期四月起事以柳圈爲信謀洩獻逆索之果得柳圈縛文岐斬之將死語人曰吾所以不死者志滅賊耳今事不成天也含笑而死時文岐陷賊中已七十餘日矣事聞贈太僕卿賊旣陷蘄州遂屠其民鄉官陝西僉事李新舉家

蘄州志

卷二十

傳

古

被執賊欲屈之新叱曰我昔官秦中爾輩方爲廝養今日肯屈膝廝養耶賊怒新抱父屍就刃其時屬吏死節者惟麻城教諭定遠蕭頌聖蘄水訓導施州童天申

比部李公傳

桂有根

西平

公諱孟春字愛池中隆慶丁卯鄉試授西平縣令萬曆壬辰甫視政集耆老部民訊之曰爾邑民其適乎其亦有不獲者乎吾以往吾無若及吾以還吾其與若聚耆老部民咸唯唯退相謂曰吾輩今有父母矣會歲大稔饑饉摧挫流離奔竄莽舍邱墟公爲憮然乃詳請發帑



金老弱給餽粥壯丁給錢穀追流亡散結聚息者起之  
骨無收者瘞之又貸窮民耕種有蝗至公乃齋沐往蝗  
所祭且禳俄而蝗盡出境不爲民害歲額逋負當道數  
下令催科公輒緩其期探囊金於蘄以應急勅例罰俸  
公嘆曰吾民免於離散卽以此報國家矣吾何以俸爲  
也民感泣負擔輸納不數月而額辦戊戌以考最陞重  
慶府丞會疾辭歸疏聞天子下詔曰同知某令西平六  
年清勤供職實心爲民救荒足方略不伐有勞寵辱不  
驚精誠孚及異類是大有功於朕朕甚嘉之今遽以官

蘄州志

卷二十

傳

五

乞休朕不忍奪其加陞南京刑部主事致仕以優榮焉  
公父都御史東池伯兄總戎同春弟少司馬盛春副使  
際春皆名世大儒與公咸祀於鄉其政績大者在作興  
士類修學宮立義學申飭鄉保以提省愚頑買義田鑄  
大將軍火器均編附馬清保甲祛除積弊諸所厝注可  
勒金石蓋公之心本乎仁其行仁有術故能爲天子愛  
民而民皆受其實惠如此苟虞利害矜得喪營營逐逐  
日墮澆闇其胡以鏡治心哉心不鏡治而欲民之無失  
所也無由矣若公者可以爲法矣



二顧先生傳

三楚文獻錄

自嘉隆距萬厯中天下咸重二顧夫子云二顧夫子蓋所稱日巖桂巖先生者也日巖先生成進士官止叅知桂巖先生進士官止憲副然天下誦慕乃在公卿碩輔之上人固不因祿位重也作二顧先生傳

日巖先生者諱問字子承蘄州人也太母娠媿時夢巖端日升大如車輪驚寤而目中猶睹光耀流燭上下以故自號日巖云幼與羣兒嬉羣兒皆如尋常馳逐獨先生積瓦礫陳盤盂雍容揖拜作籟帝崇祈之語比入小

蘄州志

卷二十

傳

五

學先以請於父母而泣父母曰兒飢耶對曰兒不飢欲讀書耳使就師師每爲句讀竟十行十行告覆無舛年十七有疾父母以爲憂先生曰病易興耳政恐以此廢學不至聖賢爲大懼大罪也遂閉戶危坐時以性理遵養未幾補郡諸生第一登嘉靖戊戌進士己亥除浙西壽昌令昌俗生女多溺死先生至爲之厲禁凡生女彌月旌其父壽昌各以顧名女壬寅徵爲侍御史雖居官而講業不輟有陰忌之者中以他事出爲來安令甫下車邑以禮告多方區畫民忘其凶乙巳遷邠州守又明



年陞浙中按察僉事蔬食清謹越人呼爲茹菜顧公庚戌陞叅議畱越是歲弟桂巖登春官榜先生滿三年考階朝議大夫恩逮所生久之以內艱歸與弟桂巖同廬墓側三載服闋先生稱疾同弟侍封公於山水木石之間曰冥摛真遇生理所在安能長逐塵囂不爲色養計耶暇與王龍溪錢緒山弟桂巖講學於崇正書院己未封公謝世哀毀如內艱兄弟復廬墓於鈿鉅水上家食者十年隆慶己巳起徐州兵備組練咨論皆合機宜庚午擢入閩叅政天下向學之士赴閩者項背相望時弟

桂巖亦以南銓郎出爲閩海鹽軍副憲同地同官同時海內嘖嘖而桂巖公竟拂衣焚檄以隱先生曰吾弟年三十九未強乃勇退如此吾奈何以顛頓之身共瘴烟海氛乎弟固招吾隱也於是九疏乞骸得報歸歸則講學養道於時若念菴荆川剛峯甘泉見羅近溪東郊二耿諸先生以及本州李瀕湖先後竿牘相應晤言相證針芥所投會心政遠先生一言一行必本於道衣冠與妻子語如對外賓日長晝靜無一雜念自編日程以疏功過羅洪先曰子承真聖人之徒也耿定向曰豈其忠



信可行蠻貊論行誼鬼神無疑矣唐順之曰不賞民勸  
不怒民威子承其近之卒於萬厯辛卯年八十有一自  
拂衣以與海內尊宿暨弟子良切劇于山野林露之間  
者垂二十年屬纊時迎武昌故人劉應元爲別先生曰  
他事俱非在我惟去來明白不負此生爾乃瞑學者私  
謚爲中和夫子手編語錄詩文三十卷又詩文外集十  
卷萬厯癸丑桂巖先生亦卽世

桂巖先生者日巖之弟也諱闕字子良少日巖十七年  
生有異徵六歲類焚祝天願爲道德性命之學以報劬

勞恩十七補郡諸生志希聖賢甚厭薄舉子業封公強  
之始瞿然屈首帖括試輒高等年二十二舉孝廉先生  
欲待親無意計偕封公隱爲之治裝趨行先生泣不勝  
及至都尙孺泣如別狀試事竣卽歸省道中閱朝報已  
成進士矣比歸敝褐寂如封公意且落第詢之曰兒已  
登禮官榜矣癸丑當廷對先生不欲往封公不聽業繼  
劍待之先生涕泗交頤而別廷試二甲除爽鳩得與海  
內聞人相倡和厯下弇州嘗招之入社乙卯聞太恭人  
訃匍匐歸與日巖先生同廬墓所服闋與兄証悟道德



性命宗旨不忍離誓不復仕己未封公卽世復廬墓於  
鉅姆之濱蘄某村舊俗獷悍格捕逋賦數扞有司文網  
中丞直指公建議按法治之先生哀其愚力言於兵備  
使者與其州大夫願以禮化自請往偕門下數輩申以  
孝弟一鄉聽之不踰時而咸若於訓服除隨牒補儀部  
郎旋移南銓部勳司郎於時有蔡百貫者倡教白蓮實  
繁有徒所司捕得餘黨數百人一切置諸理先生徐爲  
之解曰若輩豈盡左道誣民哉或苦饑寒抑迫脅而從  
之驅無罪之民槩從白刃忍乎因得及於寬宥當是時

公年僅三十有九決策不仕稍遷至閩中憲副予告歸  
里前後推轂者凡二十餘疏竟不爲意召陟銀臺不起  
朝夕從日巖兄抵掌討論思修身體道布袍革鳥者四  
十五年前後宦遊四載而笥橐蕭然萬厯辛卯日巖先  
生捐館舍先生悲不自勝至有隱几曲肱成一夢弟兄  
相見語淒其之句先生自少壯而老非宦遊則時時左  
右日巖公日則促席夜則同被每出必揖必告所往歸  
則告歸日巖公出入亦如之其孝友雍吉蓋如此萬厯  
癸丑先生年八十有六春暮忽召子大儀孫天錫語曰



昨夜夢聯云津吏報增三尺水山人歸臥幾重雲是歲當大水吾將去矣已而果然危坐垂目私謚爲宣靖先生先生治六經尤精詩易所著有諸議諸說而其要以社學社倉爲王道首務云

### 李鑑池傳

三楚文獻錄

公諱際春字和元別號鑑池蘄州人也先世河南息縣人洪武間始祖慶以軍功授朔州衛百戶傳信至斌改潞州已又改蘄州俱世其官斌生俊從景皇帝征香爐山擒僞主韋同烈累功世副千戶俊兩傳至儒爲東池

### 蘄州志

### 卷二十

傳

三

公始矢文德以季子贈都御史東池公生男五公其第五子也生而蚤慧九齡贈公歿撫公曰不及覩爾成愛日以學及時以行務立身慎擇交敬受教乃與伯兄叅戎仰池仲兄諸生思池叔兄比部愛池季兄少司馬夢池相誓立石世世無析箸迄今六十年男女千指怡然同爨飲食以齒執觴觚杯豆秩秩也事受成於家督橐無私財衣無常主身無私力母太恭人黃憐愛少子不輕令就外傅十三始授章句自講誥追行文僅百餘日比部公方孝廉家居公執經焉終身不敢序雁行隆慶



庚午以第一補郡諸生萬厯癸酉中鄉試第三名時御史爲舒公念廷方伯爲王公鳳洲皆國士遇之丁丑成進士館試時江陵欲以才望見收公不稍動遂不果試出宰浙之歸安有富監者淫人妻而焚其夫姻連要津殆不可問公卒窮治之抵於理時神廟詔量郡邑田豪右隱占獨累貧民公按籍履畝未嘗少徇分試浙闈當路以愛子越籍見託許酬美官公峻拒其請癸未量移戶曹丁亥督餉蘭州一幕官解數千緡中爲盜劫公廉其實以他美補之幕得不死戊子丁內艱服闋復督餉

蕪州志

卷二十

傳

三

於蘭壬辰遷涼州叅議地方苦俵馬公力陳不便忤大中丞勿恤甲午遷督學廣西得人爲盛前所忤大中丞銜之以去任風影事見中部覆改調公竟拂袖歸絕跡郡邑別營郊墅以詩文自娛無何比部公亦致政歸而中丞公又復拒礪璫解節鉞三兄弟嬉咏林泉塢篋應和又亡何中丞公捐館舍比部公春秋高漸謝賓客公獨操家政十九年婚嫁子姪一出公手復增置義居義田以膳族姓重宗法車馬不入里門節嗇寡約潔於其官里中呼爲東門李家嘗募數千金築堤長二十餘里



障郡之赤東湖水患人又方之爲雒橋蘇堤也癸丑以  
兩臺薦擢四川叅議回賊亂公壯方畧殲厥渠魁蜀以  
定乙卯陞河南汝南道副使過里門值比部公喪戚易  
備至徒跣號送汝南礦盜名沒心秤者聚黨千餘拒殺  
捕兵公計縛之數歲不登拮据荒政全活數十萬竟用  
是瘁而公病不起矣易贊詩猶訣云吾登高科歷方面  
未嘗寬一民持一錢死復何憾獨垂老出山建樹止此  
報國恩未盡耳公偉身長髯英異天植內巖外寬辨而  
不察坦而不阿非禮樂而有所紛華則稱不習太恭人

蘄州志

卷二十

傳

三

病籲天乞代衣不弛帶者兩月自皇祖朝筮仕至卒官  
歷中外所至恪共不畏強禦不侮鰥寡不懼兵荒歿之  
日僅以四竹篋歸嘗訓其子曰吾居鄉居官惟以鬼神  
二字時時在念汝輩宜知之公不侈文藻而口所據詞  
皆成珠玉內行醇備博依而端於師友多信而寡貌嗚  
呼真古之篤行君子哉

記 十三首

蘄州儒學重修記

萬安 眉州人

天順五年辛巳春正月蘄州知州趙侯重建廟學新成



初侯來述職因過安言將建廟學功成願有記也時安許之至是學正涪州朱成具狀介生員陳玘詣安請曰功成而記之執事嘗墜言於趙侯矣願無辭辭旣弗獲乃摭狀紀其成績按蘄春本漢蘄春國後爲郡爲縣不一後周始改爲州後又更置不一國朝洪武初爲府尋復爲州其州之有學則自宋景定癸亥始蓋自漢以來孔子有廟不出闕里唐制州縣始立廟通祀孔子然蘄之學雖起於宋而其學之有廟則固始於唐矣國朝混一天下首詔京師及海隅郡縣咸建廟學而蘄之廟學

蘄州志

卷二十

記

三

實知府左安善重建也然規制卑隘且歲久頽敝戊寅春趙侯來爲牧欲更大之顧勢有未能迄再期民懷其惠士服其教遂謀及僚屬曰廟學不飭惡足以安靈明崇教化吾輩奉朝命來官於州茲事尚怠何以塞職盍撤而新之僉曰職分事也敢不祇承於是相與合謀市材鳩工首建大成殿東西兩廡戟門靈星門雕塑聖賢像奕建明倫堂進德修業時習三齋及賓客之位會饌之舍至於庖廩咸以次備完輪奐具美規度適加始稱祀聖育賢之所而湖南北廟學莫有踰者矣是役也以



庚辰夏四月庀事僅十越月而成迺二月丁丑侯率僚屬及諸生行釋菜禮退卽丁寔諸生砥礪行業期其有成又爲之豐廩餼蠲徭役凡可以崇教道而敦俗化者侯罔不究心也蓋蘄介舒黃間其形勝阻山帶河其民務稼穡士習詩書有鄒魯之風比來撥科第躋要津以及持麾外郡者顛顛繼出今又得侯剛明仁恕勤於撫字汲汲惟學是興者政教其間則當坐收治化成効也可期矣所可書者詎止工役之勤而已哉故併書之使刻諸珉石用以志蘄之學大興則自趙侯始侯名應隆

蘄州志

卷二十

記

書

宇文盛早以明經領鄉薦拜知郴州事尋以憂去任服闋再調於蘄於時佐其事者同知淮安王倫判官覃懷武信也若耆老助貲匠氏効力者其名氏悉列碑陰云

修廣廟學記

戴

珊

浮梁人

蘄之儒學在州治之東背麒麟山面江漢而趾通衢肇於宋毀於元復於我國朝與孔子廟規制咸備餘百二十年於茲守左安善錢敏王坦趙應隆莊轍其創以修者久之入於敝廟爲甚且左逼於官民家叅以非其鬼之祠不可以尺寸展諸弟子升堂齋服師訓退而會講



或獨息無所於居在宋守李誠之王彥明通判秦鉅後  
先捍金元兵力不支死之王玠有事蘄黃鎮撫司會孔  
彥舟謀逆以罵遇害四侯之忠節學政有關欲祠之以  
表以式而未能者州當藩府末流監臨大吏曠歲無足  
跡雖有之亦不能以累日加之才不裕見與力不定惡  
乎賴哉宏治五年夏秋之交司禮監太監蕭公敬錦衣  
衛指揮同知孫公瓚偕珊奉使蒞州旣事待報謁眎廟  
學胥曰是誠修廣之不可緩者而鎮守太監劉公雅巡  
按監察御史汪君宗器右布政使王君範知府劉君肅

蘄州志

卷二十

記

三

一

具在以爲然巡撫右副都御史樂安謝公綬進分巡按  
察僉事蕭山富君玳及知州山陽楊君淮而言曰修學  
有明詔矧得之爲有財綬當主之若輩其相以成玳曰  
敢知命時祠已據法撤去聯屬數家商議他徙址悉來  
售酬其直以丈計橫盈十而加二縱倍橫之數而加三  
併之以秩隆殺繚之以堵高墜中構講堂五間南向扁  
曰麗澤前翼棲息房四十八間東西相向門三間西向  
扁曰道義房絕處仍限以堵外構祠三間另門道出入  
用妥四侯之神扁曰四節其廟學之殿堂之齋廡之門



庖倉庫凡棟梁榱桷板檻之腐折者蓋瓦級甃灰堊之  
破損者以至繪事之解駁不鮮者一切易以堅良仍舊  
增新規制益備以宏矣其費白金五百五十餘兩米二  
百餘石酌官民之當取者而非正供非橫斂力亦擇其  
班役於官者用之始事於秋七月至冬十一月訖工淮  
率同知鄭昕學正袁珽訓導楊浩衛永昌諸弟子劉迺  
吳山游仲瑀輩請爲記珊嘗爲御史爲按察副使董學  
西南每見誦法孔孟而忘筌蹄者切恨之所請能已於  
樂道耶洪惟我朝聖聖相承稽古右文置學立師徧郡

縣簡俊秀充弟子員聚而教之所瞻仰聖賢申申天天  
間間侃侃巖巖之氣象所講讀易書詩禮春秋文字所  
明所率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  
驗諸心身而有得形諸詞說而不悖推諸家國天下而  
可行從而厚廩餼以養之公貢舉以登之班爵祿以用  
之是則居之無異處教之無異術取之無異途矣於戲  
孟子三遷其業隨之程子見獵猶動俗好人非大賢異處  
顧可以居之乎廟學之所以修廣要非美觀聽而已幸  
相與深鑿而勉進之師知所以教弟子知所以學毋壞



心於異術毋失身於異途處爲正士以善其俗出爲名臣以善其治雖遇變臨危成仁取義亦非所難夫然斯有以光衍我聖朝人文之化而於教養之恩作新之圖均不負矣雖然春秋以民力爲重築臺囿作門觀新延廡法無善書今茲之役時且義者其諸異乎彼之書歟若謝與玆非裕於才而有定力定見果動罔不獲能若是哉敘成績揚休風以爲來勸固不可少也庸書以復

文昌閣記

吳國仕 新安

蘄陽吞吐吳楚志所稱淮壩之上腴而帝轂之衝會也

蘄州志

卷二十

記

三

其脈自潛霍溯流蜿蜒數百里至蘄之東南隅伏行水中突而爲磯泛泛焉與波光上下文其名曰浮玉其石如牛如犀如象如馬隱隱現現風爲檣帆患然砥柱江流最爲奇勝非若零陵之燕徒作怪石供者先是江防侯公築基構亭創無前之蹟而韓公復增益之尋以大浸就圯蓋無人不厯修舉之思焉不佞承乏茲土厯厯江波見此磯映帶山川前賓圓峯後枕馬口右擁麒麟鳳凰之王氣左挹唐帽玉屏之晴嵐躍然鼓袂曰洋洋乎大觀也哉此固蘄之地軸也而夷爲孤嶼耶因聚族



而謀鳩工採石基增丈許建飛閣以峙祀文昌帝君於其上按天官書文昌星在北斗魁前與三公同此閣正位於巽巽又爲太乙文章之府摺笏斯郡則星之所臨氣之所鍾上感下應化機周流誠有如元禦經之語云尋睹黃潤之氣厯紫薇經陰德爛然文昌之次必郡文學應之矣閣成之日進諸文學而校藝其中語之曰李青蓮登落鴈峯謂呼吸通於帝座恨不攜謝眺驚人詩來今登此閣非惟心情開滌亦覺日月清朗諸生能作是觀乎試與子摹境會心縱日遐睇彼夫層巒絕峭插

漢排霄長江巨濤一瀉千里非卽文之雄傑而浩蕩者乎花洲獻妍雲樹騰蔚朝霞夕暉水天掩映非卽文之菁華而濃郁者乎風靜月輪霜空雪巘澄江如練絕無纖凝非卽文之清虛而瑩潔者乎梵磬雨聲漁歌江韻沙鷗與臯鶴爭鳴簫鼓共松濤競響非卽文之縱金戛玉鏗然鉤然而餘音者乎乃若空嵌崿崿嶙峋砒迴狂瀾於旣倒障百川而東之則文之挺幹標貞其屹立有如此矣又若虺喧鯨舞雷响電激川岳倏然色改育賁愕而魂搖豈非文家之神奇變幻驚風雨而泣鬼神



者哉况憑欄拄頰望大醫之蘭若撫興霸之雄圖思禹  
功之平成拜壯侯之義烈捐柴桑之故里問白甫之遺  
踪弔古長吟但可收爲毫端揮灑之用諸生際此佳景  
賦雄風歌白雪揚葩振藻能無解筌於境物之中而探  
珠於文字之外者乎江山助人良非虛語異日驤首龍  
津翱翔皇路沛然若羣流之赴海而歸然若一柱之支  
天長發其祥則地之靈以人傑重斯閣且載以不朽豈  
獨與黃鶴岳陽諸名勝徒聳澤國之觀已哉閣高三丈  
許地直六丈餘橫半之甃以累石繚以周垣翼以長廊

蘄州志

卷二十

記

三

繪以丹青閣下三楹中爲游燕兩隅一爲僧舍一爲庖  
湏所是役也經始於孟夏落成於仲秋約費金錢四百  
餘緡捐助者有荆王劉憲伯劉少叅及郡守佐紳矜商  
庶若而人其餘金置田若干畝以供祭祀香火僧餼并  
賑貧生之費另悉別紀董是役者州守倫應祥州幕吳  
繼宗河泊張桂省祭廬楷諸生孔庭訓盧如鼎例得並  
書是爲記

重修城隍廟碑記

馮天馭

歲二月辛卯吳都竹里馬侯承學修蘄州城隍神廟成



節判文君炯率僚士耆旄過寢疴別業謁予爲記予寡於文承命惟谷然誼不得謝乃諗於衆曰侯自尙書司馬卽來貳斬務甫四越月姦彊帖柔隱訕發舒政稱孔肅民翕嚮治予方慶惟邦土之依冀專於理爰速丕乂顧遑若役爾耶且廟久而圯圯而復緝常也常則不書而惟文之需之亟也然哉僉曰侯適視篆有盜公所吏牘者詰無自侯爲禱於神且再矢新頽宇用答靈貺嗣果夢授之獲盜者某抵法收散牘還於官凡聽決率類是是固侯精誠之極之感而神之翊相於茲爲烈焉願

紀一言以資鑠石予惟國家受命奄有方夏咸秩祀事郡邑城郭溝池山川阻固有神主之而統其祭者謂之城隍神與天子之命吏寄同恤庇已也掄方明而災福之其理蓋相消長盛衰焉爾吏而司平集和於治則民不干紀壤鮮崇孽神第享成式歆禋祀不者如疾疢薦興旱溢時作神之不吊有餘譴焉吏罔攸職矣然神道顯人道晦又有識者所憂吏固不得一聽於神而未鑒以省也昔有唐乾元二年秋七月不雨縉雲令李陽冰躬祈於神約五日罔應有峻議焉及期果雨乃爲遷廟



報之使令而非陽冰也祈且不克矧期以約以峻乎顯  
幽相需影响若捷侯與陽冰均必有得此于神者然神  
吾心也其氣吾氣也中和之致位育因之圖度者僞貪  
功者僭皆非所以語於斯也本體皜皜精明密察靈源  
不特物無遺照是固吾人之所以自修而存神其道二  
乎哉予與侯乙未同薦於朝稔侯夙學遠業萬不僅是  
漫述事略并就定之慮則絕歛計庸戒亟又侯灼今芳  
後之餘也廟修退殿一坊一門肇建齋寢一時日出納  
與諸從役名氏具列碑陰云

蘄州志

卷二十

記

聖

建復四節祠記

翁學淵

栢蒼人

蘄州舊無四節祠宏治五年壬子知州楊淮始建時刑  
部侍郎浮梁戴公珊奉使來蘄修廣廟學考宋守李誠  
之王彥明通判秦鉅後先拒金元兵力不支死之王玠  
有事蘄黃鎮撫司會孔彥舟謀逆以罵遇害四侯忠節  
學政有關故於學東隙地構祠三間另門道出入用以  
安神額曰四節祠後十七年知州陳壽移置泮宮坊隨  
令廢撤主入敬一箴亭後春秋舉祭如儀此四節祠之  
顛末大畧也按宋史李誠之傳公婺州東陽人知蘄州



宋宣宗嘉定十四年辛巳金人犯境極力捍禦城破子  
士允鏖戰死引劍將自刎呼其孥曰城已破汝等宜速  
死毋辱妻及婦孫皆赴水死事聞贈朝散大夫秘閣修  
撰封正節侯廟祀於蘄賜額褒忠仍贈其子通直郎妻  
令人婦孫皆安人秦鉅江宣人通判蘄州與誠之協力  
捍禦不支乃赴一室自焚有老卒冒火挽出叱曰我爲  
國死汝輩可自求生掣衣赴火而死于浚與濯皆從父  
死鉅贈五官秘閣修撰封義烈侯浚濯贈通直郎淳祐  
十二年仍封鉅義烈顯節侯合祀李誠之廟若同時死

蘄州志

卷二十

記

聖

節之士防禦判官趙汝標蘄春縣主簿寧時鳳州學教  
授阮希甫都大監鎮巖剛中錄事叅軍杜鄂蘄春縣令  
林燦統領孫中江士旺皆蒙褒贈有可考者志載王彥  
明守蘄州元兵壓境力戰糧乏忠義不屈挈其妻乘大  
艦於城西龍眼磯鑿艦沉水而死州人以爲烈士立廟  
於磯之北岸祀之景泰間知州金銑展地重建王玠蘄  
黃鎮撫司聘幹辦公事會孔彥舟謀叛玠開陳百端不  
聽入罵曰逆賊萬段彥舟并玠家屬沉之龍眼磯而死  
此四侯之忠節行實也夫誠之與鉅之死同事同時褒



忠之廟同祀已久定矣二王之死雖時不同而地同事同烈士之祠同祀亦無愧焉客歲予以事過龍磯見塑像露坐江干詢之曰此烈士祠也心愀然不樂適致政郡守賓雲王公以語居民僉議建復尙艱於財力予卽毅然成之於以慰邦人專祀之思若褒忠廟廢合爲四節祠固宜昭揭於人與日月爭光使百世之下咸知感慕興起庶幾天理民彝之心可以不泯迺今重以廢弛而附諸學宮之後地不容旋官僚諸生時祀展拜無所庶民子弟至有罔知其典故者褻神簡禮甚矣不亦大

可憾耶予生忝與李誠之公同鄉每誦真西山爲公傳記輒歔歔不已州人少參顧公日岩憲巡東浙爰念桑梓被公餘澤旣訪其家親奠之復刻褒忠集徧遺鄉人且諄諄語及欲予復建茲祠乃檄知州崔君一濂亦忻然從之遂命州判官徐光衛指揮王天相董其事其費以取諸鍤贖與民之好義者相率構之度地得學東故址延袤約三十丈有奇緣以周垣樹以門扁中祠三間置木主四座而以同時死節者配食於左右後寢室二間塑公與妻孥同死難者肖像使侑食一堂儼如其生



或者忠義之魂炳炳有靈未必其不敘家人嘻嘻之樂也噫物之在天壤間久則必敝惟忠義之在人心終古不磨方公之初守蘄也完城備械選兵足食敵氛方熾凡以保障斯民者靡不汲汲圖之以爲死守之計卒至援兵旣絕智力俱困躬自蹈之獨其忠義矢志心形諸言曰吾以書生再任邊壘行年七十抑又何求所欠一死慷慨殺身其視巡遠真卿武穆數君子相伯仲焉推李侯可以知三侯之心矣三四百年來凡蘄人士緬懷四侯往事未有不潛焉出涕瞻侯遺像亦莫不肅然起敬

蘄州志

卷二十

記

四

非由衷情之所發有如是耶信乎忠義之有關於世教大矣抑予重有感焉四節有祠創而始之者前壬子也病於隘陋侈而復之者今壬子也六十年而興廢之迹若合符節豈非默然之數耶祠成咸謂不可無記而以屬草於予第愧荒陋不文勉強執筆識其歲月終始得以附諸戴公廟記之末竊有光焉異時采人載志當有博雅君子其藻潤之是爲記

重修二王烈士廟記

王儼州人

忠義之在人心古今一而已人同此心則同此理同此



理則同此忠義也惟其同雖於世之有盛衰時之有成敗而吾身之生死殆有所不暇計者亦惟成就其一是已爾嗚呼孰有如二王烈士之舍生就死以全此忠義者乎考之實錄云王玠吳郡長洲人南宋爲蘄黃鎮撫使王彥明未詳何許人宋季爲蘄春守當王玠逢總管孔彥舟有異志謀叛問計於玠開陳百端不聽大罵曰逆賊萬段誠欲反幸先殺我彥舟遂囚之併家屬沉於龍眼磯下乃宋高宗紹興二年也王彥明守蘄春惠德在民當元兵壓境力戰日久糧乏不屈民不忍叛未幾

城陷遂挈妻子乘大艦於城西中流慷慨鑿舟沉之乃宋理宗景定三年也夫二公仕於蘄時雖不同其生而姓偶同死而地偶同况亦忠義之在於心自有不能不同者乎蓋嘗觀高宗旣南渡而天下盛衰之勢可知元主取江南而彼此成敗之迹已著世變輪雲渙萃不常大端已不可收拾而况蕞爾一州一郡乎使二公中無所主而從盛以趨成亦隨時以就功名而可圖者乃能奮不顧身不畏死而罵賊寔舍生以自靖其忠義之氣上薄雲霄下臨江漢此心有如此水而龍磯爲蕞室乾



坤主蓋棺其得死所之地也信哉二公相隔踰百年而各相安於忠義者乎先是褒忠弔古者哀其志而立廟於龍磯之涯屢經兵燹隨修隨廢維茲辛亥秋楚兵憲丹山翁公臨江按迹慨發金貲亟圖修復而斯守崔君遂鳩工掄材暨僚案儒紳集議相視越三月而創成之於是二公生像凜然上無風震雨凌之患下俯洪濤激浪之區但見其溯騰灑漭開旋若昔年之憤聲怒氣未終息也何其壯哉何其壯哉廟成不可無紀予林下間官也承丹山公命據楚通志古蘄黃志及二公傳記而

蘄州志

卷二十

記

吳

旁搜無疑若蘄續志誤以王彥明爲土著因仕晉不受劉詔而遽沉於水則不審軒輊而死傷於勇矣其何以信後哉雖然二公忠義言之芬齒頰書之輝簡篇地下有靈亦自得其心事之真而俎豆於斯廟宜矣又奚所容予喙耶是故可不辯

按紹興初蘄黃鎮撫使孔彥舟聘玠入幕幹辦公事旋被害記以玠爲蘄黃鎮撫使誤矣又以王彥明爲蘄州守景定三年元兵犯境力戰糧盡不屈挈妻子自沉江中亦誤矣彥明蘄春縣令非守也

節錄白茅堂集



按景定三年元兵犯境之說緣張晉亨傳誤以蘄縣爲蘄州耳蘄州自移治以來元兵未嘗壓境考之宋史理宗紀及元史世祖紀對勘自明彥明之祀存疑可也

陳氏志存稿

### 吳公生祠記

李維楨

京山人

新安方伯吳公以憲使部武漢黃三郡治蘄樹風聲著話言引表儀制事典正法罪辟刑獄教防利委常秩期年吏恪於位兵輯於伍農狎於野商旅出於途時無逆數物害無生尤以建國長民教學爲先羣所部博士弟

## 蘄州志

### 卷二十

記

三

子員而董振擇之游有鄉處有所使惇惠者教之使文敏者道之使果敢者諗之使鎮靜者修之體貌以左右之明法以宣翼之恭敬以監臨之勤勉以勸之德音以揚之爲新學宮使羣萃而州處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又爲置田廩於籍東南鍾而藏之而匪頌之貧士無失職者又以山土之聚藪物之歸川氣之導澤水之鍾也當江下流中壘石爲山建文昌閣其上聚不弛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沈滯亦不散越於形法家言最勝州人士爭自濯磨求無愧爲公弟子春秋獻賢能書升司徒



曰選士升司馬曰進士辨論官材布在中外倍於疇曩  
州以文獻大國名國人與四方縉紳學士歸功於公而  
公已晉秩行其門人歲時伏臘有事於文昌閣者相與  
歎曰吾黨小子仰公若黍苗之仰陰雨公實庇蔭膏澤  
之使成嘉穀薦在宗廟夫文昌血食於茲非公何有吾  
黨擇柔嘉選馨香奉犧象陳鼎俎靜巾幕考鐘鼓駿奔  
走於文昌而曾不以簞食壺漿如鄉者迎送公惡乎可  
庚桑楚匹夫耳居畏壘大穰畏壘之民尸而祝之祀而  
稷之不腆蘄稱方州公之爲德也深矣權本也固矣生

而尸祝公不亦可乎夫公盛德大業學校則祀瞽宗廊  
廟則從大享飽日誠未可量然而俟河之清人壽幾何  
及今日而祠公觴酒豆肉庶幾公不吐夫亦感恩知已  
至情不容已也諸與余善者走使質余於禮可否余報  
之曰禮非由天降非由地出人情而已諸生情之所至  
禮亦至焉是爲禮以義起夫誰曰不然余按舊史生祠  
自漢樂布石慶于公鄭重張奐任延以來代不乏人人  
無異議秉彝好德民所歌舞天必從之禮從宜因時惟  
至當之爲貴復何所疑諸生曰宗伯典稽諸古而不謬



紀言以敘之述意以導之明耀以照之其在斯乎祠成錄其說勒諸麗牲之石

崇賢祠記

邵寶無錫人

蘄州儒學有祠祀其故學正莆田敬齋林先生先生去蘄州若干年矣其生也故祠之其歿也春秋饗焉至於今不衰仕蘄之君子謂是舉也義不可弗繼乃葺其祠之敝益加崇奉而使來請記其事也竇作而歎曰於戲盛矣此古之遺教也夫古之教者蓋敷之以學率之以行格之以規浹之以恩裁之以義而分不與焉非惡夫

蘄州志

卷二十

記

巽

分也徒分不足以爲教教之本立矣則是分也乃吾教之所以行也而益以遠故有林先生之教則有蘄諸生之思觀其所思而教於是乎可知矣非古之遺而今乃有是哉今學校之師例出銓注其於子弟蓋分相與也始先生至蘄諸生事之亦以分而已矣久而資其學焉懷其恩焉畏其義焉曰先生吾師也是雖不吾蒞固將輕千里而從况以朝命而來哉於是凡蘄諸生無長幼後先翕然以歸論者謂蘇湖之風復見於蘄而先生擢揚州教授去矣此祠之所以作也竇不及見先生見其



孫中丞公出故太常少卿贈禮部侍郎公文所爲先生  
墓碑謂先生始爲諸生學成未出提學高公強而後舉  
及會試得乙榜例授學職或勸之辭不聽卒以教顯其  
校文格以義理無少遷就時稱得人至以養歸自揚尙  
未老也郡守岳公蒙泉客之訪之則答餽之財辭之蓋  
其少也敏而重其壯也順而莊其老也靜而廉迹其學  
行有古之遺焉以是爲蘄之師其規也非抗其恩也非  
徇其義也非激吾所謂古之遺教固在是矣蘄之諸生  
曰先生吾師豈過也夫鄉先生歿則祭於社古之道也

今蘄之爲祠實取諸此而義起焉者視尋常名宦之舉  
相去遠矣且學校達天下而祠其師如蘄者乃不多見  
蘄之師在先生後先無慮百人而惟先生是祠蓋功深  
思遠自有不能已者而豈徒分所能致哉記禮者爲學  
莫先於嚴師而極其効至於民之敬學其於師去而祠  
歿而饗其爲嚴至矣推是心焉爲子必嚴其父爲臣必  
嚴其君固興起於斯豈直知學之敬而已哉然則是舉  
也其亦古之遺也先生諱宗字存敬敬齋所自號系出  
唐九牧若干傳而至先生中丞公文章德行望在海內



蓋古遺才君子推其所自亦必歸諸先生云

新建廣儲倉記

馮天馭

午山人

新舊有藩封戎衛官僚胥卒歲額俸餉取諸近邑而僉總於州登儲紆給亦舊有倉所法俾諸合食於公者月具券以請爰便稽覈無點估寡弱胥均焉蓋肇造濳昔多厯年所迄於今日就傾圯而奸囫弊匯法意寢失可慨也愚往家食嘗習聞之每會計自上州時走牒於邑輸不若期率稱遺負卑官貧卒間罔自贍始舉而鬻諸里之諸豪取值濟乏其所獲固不逮按給之三之一矣

蘄州志

卷二十

記

至

積習薦久偽冒益叢豪者乘以基富乃謀牒卽邑賂吏計將專之緩所部赴以需而官卒之鬻嗟嗟未愬於上未請於州末速於邑而復靡所恃以生活欲不盡鬻得乎鬻且盡豪者故善通謁狀態種種而坐守鍵閉倉人之職虛矣又其甚以嘗覈給之券更市以歸遲之歲時漫詐乞補有識者閔之而未由以易也歲壬寅五月巡察沱村史公褒善肅憲貞度以風羣屬檄郡推近川查侯秉彝臨視州邑搜滌垢弊迫於蘄首及倉務纖悉無遺見焉獲犯者百餘人各寘之法收贖金三十餘斤以



付公帑一時政禁孔嚴人矢弗貳侯曰清額而時給之  
弊源剗矣吾其新若廩舍以廣儲峙遂聞於兩臺諸司  
可之而巡撫石涇陸公杰先是拒請議資並亟嘉予曰  
沿龔殆深釐正非易允惟子之賢之須侯旣底定舊址  
移屬州守張君洸同知李君智判官文君炯董其事胥  
飾奮庸冀蒼委遇以所藏贖金鳩工購木建倉凡四每  
倉凡五楹左右對峙藩衛州司各扁識以辨中設廳宇  
是蒞出納其前爲憲史行臺堂一室一旁房二門二蓋  
舊臺僻在城隅之下區數議遷未果今並創之週遭百

蘄州志

卷二十

記

三

四十五丈限以高垣井井煥煥惟十月戊子興事十二  
月乙酉工告成民多未知若役者聚而來觀皆相顧噴  
嚅謂是奚從有邪奚不藉吾力也侯再戾蘄過予問記  
曰此惟兩臺諸司威德之致吾懼莫贊其美於今而或  
泯其績於後也將礱石以傳馭曰唯唯愚無以遠喻也  
侯其觀於廩之未穴棟之未蠹乎而何有於敝也久也  
隙焉蟲鼠乘之矣乘之則廩棟且敗補塞罅漏勞鮮於  
益固不若易之而絕其穴蠹之所由生斯善治已不然  
安能使不斲又齧食而大壞因之故泥常守迹未有不



爲蟲鼠樂趨之地也今茲之舉察弊惟悉而變以救之急務之智也將命惟慎而勇以成之敷德之忠也取足於贖以存戒而民用無擾操術之仁也俾邇于憲以廣威而人用有儆秉法之正也維官若卒歲得藉以均食永永有餘惠也維豪若吏時得賴以遠咎永永有餘畏也一事而數善備焉是可以無紀也哉愚何謝於不文不執楮墨之役

重修石鼓寺記

荆藩維庭名慈煙

梵宮古刹稱名境者多借靈江山形勝而其完缺修舉

實資人力成之蘄郡濱江麟巒鳳嶼環峙東西城北則石踞中流名曰龍磯透折城南石又粼粼蹲出名曰浮玉磯泊岸數武厥有遺址曰石鼓寺志稱建自宋咸宣間至所名石鼓殊未悉何解俗傳寺有石形如岐陽石鼓宣王獵碣之類說亦杳無所據考諸紀載雖白鶴鼓槌零陵鳴石河鼓星搖蜀桐扣響種種奇蹟多有之亦何取義而名厥寺嘗搜覽名山凡創闢精舍恒視一方風景所聚昔惠藏道通二禪師緝茅紫玉竺道生豎石爲徒禪乘宗風聞性空寂無聲有聲棒喝癡聾以臆釋



之或亦靜峙兀巖神鉅遠覺將寓有微指非僅如里俗傳云者予藩先世自建昌遷國於蘄覽茲形勝爰議修舉乃不靳重賞命承奉阮古督其役鼎新殿廡莊嚴佛像一切鐘磬爐瓶之屬咸爲鑄造寺側圍圉給僧蔬供以司香火爾時緝宇巍然頗多幽致委稱境內名利數百年來江山臻勝浮玉磯壘成高閣遊覽名勝者駢集江濱而茲寺日漸頽朽郡中賢士大夫慨然有修葺之議予遂嘉與維新捐貲助役共襄盛舉殿循舊宇規制稍更繚以周垣可禦風雨而後殿居奉接引大士則向

蘄州志

卷二十

記

齋

來有僧載赴海上阻畱茲地者機緣相湊良自不偶昔之缺而未完者今固犁然備之矣憑眺江山來憇斯宇叩寂聞聲寶花香散將無杳舉響應種性菩提鼓甲而出者乎殿宇落成命鑄諸石俾後之覽茲刹者與江山形勝共垂不朽云

顧氏祠堂記

王世貞

弁洲  
太倉人

昔者三川之民被髮而祭於野夫子蓋夷之云先王之世亡論貴賤人人得緣等盡其孝而秦好尊大制黔首毋特祠卽卿大夫過抑殺嫌其比於上冢不復廟矣而



熟於禁者以爲固然而忘其自甚或執政大臣坐祠寢見糾有司至勞人主斥縣官費爲廟者噫何其陋也楚俗號稱樸嗇其民注於外鬼而畧於祖先蘄顧公業諸生時則已中非之歎曰蘄之中大夫之宮鱗然其後者山節而藻稅所以自居亦足矣卽藉先人遺饒什一之息亡所施施之叢林之社而奈何蘄一椽先人也此何以教民孝且合族哉於是謀置祠祠其高大父以下而屬爲諸生力未遂久之公二子按察問比部闕先後成進士各以祿之餘至公乃合耕之餘庀材鳩工爲屋若

干楹卜宅之陰厥枕維岡堰陂爲塘割燥臨濕檜栢蒼蔚深靚洞幽神所憑依春秋牲牢相協厥資益置腴脂凡數十租族之貧者遴使奉祠取其秣以醴苗彼羊豕左右殮粥以給事育祠旣告成乃合昆季乃率子姓卜日之吉奉高大父以下入祠左右昭穆咸秩於禮肅若盼嚮儼若有體雍容裸將始卒不愆尸警位嚴靈風肅然旣畢事公乃餽神之賜揚觶而戒曰嗚呼凡我後人毋墜忘先德歲以其日必躬必慤子思日孜孜砥節勵心毋辱其遺衆穆如也又翼如也以聽君子曰楚自是



愧祭寢矣不忘其親孝也合族而以惠遺貧仁也詩曰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楚之大夫家有廟也顧公風之矣  
其二合子宜哉

四見亭記

劉廷闈 安城人

蘄陽郡治負麒麟山白山之麓壘石十級委折以升至  
於山之巔有亭曰四見今郡守雲中李榮祖所重建也  
亭之高仰瞰城郭廛居鱗次若在淵谷岷山嶓嶲之流  
洞庭雲夢之滙合集奔于滔滔洶洶千數百里而來縈  
帶洲渚橫流於亭之前而後紆徐以東去吳蜀荆揚之

蘄州志

卷二十

記

五

山高者插霄漢遠者隱烟霧昂者龍驤伏者虎踞莫不  
出奇獻秀畢赴乎軒楹之側至於林廬之隱見溝塍之  
分畫原隰之表衍衢里之衝從凭几而觀近在目睫於  
是一郡之勝概畢萃於斯亭矣按圖志郡有舊址在廣  
教山 一名白雲山 去州西北五十里蘄水界其陰水北白雲  
山有四見亭則故范忠宣公純仁所名也宋治平中忠  
宣以御史言事出守是邦暇日升白雲高處徬徨顧瞻  
而樂之山僧爲之作亭忠宣喜而名之屬士林敏功爲  
之記其後郡治薦罹兵燹轉徙不常再易所而至於今



治凡城之廨宇里閭臺榭之觀釋老氏之居悉遷於治  
而不易其故名故麒麟山之亭非復白雲山之北而四  
見有扁猶仍其舊焉然其爲室卑陋弗稱歲久且圯李  
侯承天子命來爲郡牧思所以稱朝廷遴選任賢之意  
廉以持身仁以率人恤民隱祛吏蠹期年之間弊無不  
除廢無不舉令行禁止閭郡大治迺乘其餘力撤故亭  
而新之重簷穹楹焱舉霞映雄峙盛麗倍蓰於前而未  
嘗有一毫賦於民父老聚觀而美之曰偉哉斯亭前所  
未有也仁哉太守其使吾民安於田里以同其樂也於

時僕自江右校藝還沔李侯邀余舟宿江之滸設觴豆  
於亭上曰亭成子適至宣文以記之辭不獲則敘其因  
革始末之故以示來者舉酒而復於侯曰吾聞樂民之  
樂者民亦樂其樂侯之爲政其庶幾古人乎侯爵觴而  
謝曰吾不足以知之然吾聞之百年之先長淮大江南  
北烟塵桴鼓之警交乎遠邇蘄於斯時號爲邊郡其人  
狼顧倉皇莫之攸底方是時士君子之遊於斯欲頃刻  
遊觀若今日暇豫其可得乎吾今升高以望四境桑麻  
連陰禾稷蔽野黃童白叟熙熙然遊於雞豚之社商飴



宦舸東西上下於江波烟靄之中者朝暮而不休太平之盛世久矣吾黨之於斯也得以燕居祿食幸其風淳俗簡時和歲豐而與斯民相安於無事委蛇自公時從僚案賓友嘯咏斯亭無瘵官之譏有登眺之暇聖天子之深仁厚德所以光被寰區涵照庶類蓋無一民一物之不得其所又不特一郡之幸一時之美而已余曰盛哉侯之言其將致吾君于唐虞之治而與天下同其樂歟遂書其言以爲記

江山清趣亭

戴珊  
浮梁人

蕪州志

卷二十

記

乘

宏治五年壬子五月戊寅珊偕司禮監太監劍潭蕭公錦衣衛指揮同知鄒平孫公奉使黃之蕪州命下甫七日卽就道衝冒暑雨跋涉山川如是者月餘比會鎮守太監劉公巡撫右副都御史謝公巡按監察御史汪君暨都指揮同知高君布政使王君按察司僉事富君往理乃事月又二日事始竣以聞孫公北產也南壤伏暑殊不堪假館鳳凰山之四祖寺殿堂門廡簷礎聯屬又無從而風之爰率官奴剡峻坂小徑蚓曲魚貫而上之得隙地孔良凹凸者平之欹斜者正之蕪冗者芟之構



亭一間雕飾不施門戶不設後抱平岡而左右翼猶就  
剎前駕殿廡城堞而出之無所障蔽長江大湖一碧千  
頃遠近山岫起如劍截伏如波濤柳陰荷香鳶飛魚躍  
相率爭獻奇秀天風時來肌髮颯爽恍若身世之在廣  
寒九成也蕭公爲書江山清趣扁之作詩若干首孫公  
方適趣於柱笏凭欄之頃而有感於候鴈南歸之音江  
漢朝宗之勢幡然思以憂曰瓚職在侍衛出入禁闈天  
顏不違咫尺外處及今夏向秋矣而我聖躬天祐歟帝  
德日新歟文教興行而武衛不弛歟求賢從諫若渴若

流歟一切無復瓚所與聞者能忽然不介之懷徒戀清  
趣於一山一水之曲邪常舉以語珊竊惟人所以叅三  
才而靈萬物謹諸天人之際而已故月令有曰仲夏可  
以居高明遠眺望升山陵處臺榭范文正公曰處江湖  
之遠則憂其君孫公出積善餘慶之裔好讀書明理道  
通古今謂父兄門第不足恃膏粱絀綺不可溺不避艱  
險左右大將軍克捷貴陽之不庭者以奇勲授顯秩屢  
御使命之汴之陝之南京綽著聲績今茲一憂樂張弛  
間而順天時修人道符合古先聖賢之語良可書也雖



然地因人而勝人以賢而名韓昌黎之詠谿堂蘇東坡之賦赤壁歐六一之記醉翁亭後之人誦其詩文猶想其盛美蕭公名重海內而詞翰待之者不啻若隋珠荆玉然重孫公之賢大書長匾無所吝而謝公輩紀之皆傑作千古江山一時光重亭之名未必不與谿堂赤壁醉翁同其傳也而珊得以託名於諸公之次其亦榮且幸歟知府前監察御史劉君肅偕知州楊淮請爲記遂書以歸之

會龍池記

陳吾惻  
明華州人

蘄州志

卷二十

記

李

選三角山之勝曰伏虎巖會龍池巖桓祖修證處至今存池不知所在余家世茲土王父孟角寬於品評亦未之及偶隨形家步自老龍折而南指得一區其中有池可畝許水之清冽與洞泉無以別池上龍宮遺址歲早就禱輒應環而列之左東龍右西龍開合俯仰奧衍深宏奇哉果雄視伏虎者也稽諸景概詰諸傳聞驗諸靈異古會龍池意在斯乎歷朝以來夷爲民居至明爲李姓所有幾二百六十年餘今始得售於余急爲標識地之顯晦固自有時若夫長潤澤而大豐美其所願於會



龍者侈矣

序 八首

蘄州舊志序

翁學淵 丹山

郡邑有志非制也其昉於作史之遺乎周禮分六官以掌九州山澤人物財賦風俗之故冢宰統領其事亦總爲史官之職下至列國亦各有史以記言書事若職方氏所典之圖志卽今州郡所載之實錄以俟史氏之採擇二者事實相因而權則稍異故曰志者備史之遺史者稽志之成也然史以通紀天下之故每稱汗牛充棟

蘄州志

卷二十

序

空

輒厭其繁志以專紀一方之書脫或因陋就簡人得以訾其失矣故作史宜畧修志宜詳而公是非核事實慎去取嚴筆削俾之信今傳後以昭勸懲以示法戒以維人心以助風教其致一也第古今作者志向異趨細繹殊製蓋有鈎元索隱語涉荒唐其失也誕高談濶論好爲侈大其失也夸膠於故常捕風捉影其失也泥溺於凡陋庸猥瑣細其失也鄙語誕則弗經語夸則弗實語泥則弗達語鄙則弗雅夫經以植常實以敦本達以通變雅以崇正病是四者而古昔渾渚瀨瀨噩噩之風衰



矣緬維楚服斯古名郡漢以前莫之可稽唐宋以還名  
賢忠烈樹勲揚休輝映簡冊入聖朝文蒸武滄海內從  
乂又幸密邇龍飛郢都沐化殊勝荆藩宗室綏惠尤切  
士習民風之厚胥飭胥守確然未之有改人文宣朗視  
昔加隆邇然尙已愚不佞謬以憲臣握兵茲土風紀攸  
司昕夕惴惴焉以瘵曠厥職是懼而於崇學校育人材  
重彝倫端風化抑強扶弱釐奸剔弊修廢舉墜竊有志  
焉而力未之逮也間取州志一繙閱之廼嘉靖己丑州  
人甘君真菴纂輯其用心誠亦勤矣第出於一人之手

蘄州志

卷二十

序

空

聞見失真蒐獵未廣不免有掛漏魚豕之患予未愜焉  
矧可垂之永久乎重越二紀缺畧殆甚板刻家藏邇遭  
煨燼宰物者若啟以重修之機而默畀予有主張之責  
焉也鄉士夫揣知其意亟請事於予惟天下之事行之  
匪艱而主之惟艱謀之於僉宜決之於獨築室潰成盈  
庭執咎匪主則渙然靡統匪決則悠然罔斷雖有智才  
弗能就緒爰乃毅然任之檄州守崔君次泉經理惟茲  
諏日闈館禮延鄉先生賓雲王公湘東郝公總裁纂輯  
會闡儒士顧君桂巖以在告未與鄉貢士陳君龍坪高



君紹厓楊君蘄南郡庠生田子于藍鍾子沂同任校編  
據通志楚紀合黃志蘄志凡有關該載羣書採錄無遺  
揮汗竟日不謝勞匱予公事多暇適館授餐躬親校閱  
諸公筆削去取罔徇私情視舊志之缺者補之訛者正  
之繁者刪之簡者增之疵且穢者剗去之於是文獻足  
徵義例允協頗爲一州之完書矣甫閱月而脫藁雖曰  
廣衆思集衆益工不愆於素亦幸甘子先有載錄而折  
衷隲括有所憑藉也否則今志視昔事詳而核文增而  
粹顧其功成之易且速有如此哉是志也分門別類釐

蘄州志

卷二十

序

奎

爲十有二卷一曰沿革則禪代職官之故詳矣二曰選  
舉則古今人材之類辯矣三曰疆域則山川風俗之大  
可攷也四曰建置則公署坊郭之類可推也五曰版籍  
則戶口財賦防衛之纖悉具矣六曰藩封則宗室官僚  
兵屯之規制存矣七曰名宦則吏茲土者賢否別也八  
曰人物則士之賢者行義彰也九曰祀典則明禋之誠  
敬有徵也十曰藝文首之以御製尊王之義也次之以  
十一十二曰詩文名賢之墨蹟不泯也有凡例以揭其  
槩有目錄以著其詳有圖以布方位之嚴有名氏以列



修志之士凡此數者斟酌損益稽之有衆而一決之於心而所謂誇誕鄙泥之失胥可以少免矣是舉也不踰期以妨公不糜費以病民不私好惡以違衆故人咸樂成之既乃次其卷帙繕寫成編僉曰鏤梓之以永傳可也遂命鏤工各執若役再閱月而事竣管窺宦負方深慙惕未卜將來以予爲功也夫以予爲罪也夫

蘄州舊志後序

崔一濂 州牧

昔夫子善夏商之制而悼其無傳卒歸之文獻之不足夫文獻何爲也乘載之宗也天地之紀也匪獻弗作匪

蘄州志

卷二十

序

畜

作弗述匪述弗志匪志弗傳志之不可已矣然必紀載備而後彰往之跡昭苟以膚狹者失之俚其究不過剽掠公羊模竊左氏而已矣取予公而後憲今之義備苟以毀譽者失之誣其究不過組織班范妄肆譏評而已矣聞見博而後參訂之見真苟以疑似者失之謬其究不過撫蕪瞽朦紛采譜乘而已矣傳之不遠焉用文之蘄州之有志舊矣越年二十殘缺頗多憲史丹翁懼其久而或湮也移檄於州爰集諸鄉獻以攷成之凡十有二卷曰沿革曰選舉曰疆域曰建置曰版籍曰藩封曰



名宦曰人物曰祀典曰御製曰藝文曰詩類此其大致也蓋以國於天地有與立焉故首之以歷代之沿革才之華國代不乏焉故次之以歷年之選舉應選舉者必有所鍾之地故次之以疆域而分野山川災異風俗物產之殊皆疆域之疊見也宰疆域者必有出治之所故次之以建置而公署坊郭之修城池防衛之固皆建置之所先也司建置者必先民物之數故次之以版籍而戶口之盈虛賦錯之多寡皆版籍之所出也然版籍之出宗室之賦貢與焉故次之以藩封有藩封者必有吏

蘄州志

卷二十

序

奎

治故次之以名宦有名宦者必有鄉賢故次之以人物功敘旣勅明信可昭故次之以祀典歌樂旣成文華斯沛故次之以御製次之以文藝次之以詩類凡此皆鄉士大夫稽其詳而丹翁折其衷也一濂得而讀之再拜稽首颺言曰噫嘻休哉颯颯乎斯典也文不在茲乎勿懼其不傳也已質而不俚公而不誣確而不謬其跡昭其義備其見真可以志矣其尙有不足徵也夫

本草綱目序

王世貞  
弇洲

紀稱望龍光知古劍覘寶氣辨明珠故萍實商羊非天



明莫洞厥後博物稱華辨字稱康析寶玉稱倚頰亦僅  
僅晨星耳楚蘄陽李君東壁一日過予弇山園謁予畱  
飲數日予窺其人晬然貌也癯然身也津津然譚議也  
眞北斗以南一人解其裝無長物有本草綱目數十卷  
謂予曰時珍荆楚鄙人也幼多羸疾質成鈍椎長耽典  
籍若啖蔗飴遂漁獵羣書摻羅百氏凡子史經傳聲韻  
農圃醫卜星相樂府諸家稍有得處輒著數言古有本  
草一書自炎皇及漢梁唐宋下迨國朝註解羣氏舊矣  
第其中舛謬差譌遺漏不可枚數乃敢奮編摩之志僭

纂述之權歲厯三十稔書攷八百餘家稿凡三易複者  
芟之闕者緝之譌者繩之舊本一千五百一十八種今  
增藥三百七十四種分爲一十六部著成五十二卷雖  
非集成亦粗大備僭名曰本草綱目願乞一言以託不  
朽予開卷細玩每藥標正名爲綱附釋名爲目正始也  
次以集解辯疑正誤詳其土產形狀也次以氣味主治  
附方著其體用也上自墳典下及傳奇凡有相關靡不  
備采如入金谷之園種色奪目如登龍君之宮寶藏悉  
陳如對冰壺玉鑑毛髮可指數也博而不繁詳而有要



綜核究竟直窺淵海茲豈僅以醫書觀哉實性理之精  
微格物之通典帝王之秘錄臣民之重寶也李君用心  
加惠何勤哉噫砥玉莫剖朱紫相傾弊也久矣故辯專  
車之骨必俟魯儒博支磯之石必訪賣卜予方著弁州  
卮言恚博古如丹鉛卮言後乏人也何幸覩茲集哉茲  
集也藏之深山石室無當盍鑿之以共天下後世味太  
元如子雲者

袁抑之疏理成編序

李騰芳

予嘗怪王介甫不善學管氏而好以其言肆也曰富其

蘄州志

卷二十

序

七

家者資之國富其國者資之天下欲富天下則資之天  
地使爲國者但闔門而與其子市而門之外不入焉雖  
盡得子之財猶不富也嗟乎古今之言財計者至衆矣  
苟未能執通施御司命而漫試其身於彊釜以所收弊  
人之券卽闔門而與其子市豈易易哉我國家邊計莫  
大鹽莢而兩淮尤鹽莢之歲劇者其言自宋元以來猥  
雜無專家而國如耿清惠周文襄及近世龐都御史皆  
以清理鹽法聞及讀其所條列設施實反覆茫然不得  
其解是鹽法在二百五十年間匪惟觀成乏人求所謂



扃軸予懷茗發頴豎述成言以啟丹册者無有也惟無  
成跡又無成書故終今以來或仰瓠而鑽拘或懷絃而  
膠鼓相率茫然視鹽官爲不得其解之官愈益視鹽法  
爲不得其解之法畜賈無以廢其本而威福吏日以豪  
其奪致使撲地沸天之業無兼辰洊歲之資傷哉兩淮  
如此景象其奚以問國計之工楛爲予友袁抑之氏貞  
明強固國家之才力臣也其爲學有經術明於大義尤  
穿貫百氏原本六經冀一吐其奇於玉衡泰階之上宏  
輔時政而先以土苴小試於郡邑間令聞令望響若坻

隤顧其泰宇空明恥爲俯仰用是二十年來不獲以其  
材典彛常之盛而分邊面之憂維抑之以介以和胸中  
寬靜如一日也迨任計曹綜理鹺政於軍需於商困有  
隱憂焉於是密圖大方惇率常憲條爲十議以上之蓋  
琅乎園府之舊章經國之讜論上遽報可而下其奏於  
廷抑之始奉特遣之旨以兩淮疏理往予是時甚爲兩  
淮喜甚爲疏理危之矣管氏以仲父之尊惕大慮而容  
小白經營三十年僅得有海之國焉劉士安任職夙勢  
軋宰相要官華使半出其門奔走名利使不得有所訾



短而僅乃得上六百萬緡於縣官我朝自成宏以來奉命疏理者率皆地卿使相之重且竊威柄任械數以行乎其間其有成績與否人無得而訕謫之者乃臬憲勢出御使下而又以其身處於謗嫉高張之秋以料理大壞極敝之事甚矣疏理之難爲也卽饒爲之慮其或矯枉而過直也居無何側有所聞於兩淮則綱法立矣套塔解矣超掣行矣借庫補未兩期而大太倉者二百二十萬矣給塞下者一百二十萬矣嗟嗟古稱善舉事者國人莫知其解灑乎天下滿而不見其聖哲之作用是

固然耶然不有曰不行其野不違其馬。是何盡折羣情獨行智匠而且也於旬日之間爲之舉長裁大出死斷亡皆取定於俄頃而神無滯用辨調和之至而真知其所以然籌汜畫塗寔若是耶雖然吾嘗聞其言矣其言首明王伯之辨深明法令之本而至云所用之人是當年作弊之人所用之法全是當年作弊之法舉明主之所謹擇仁人之所務白者一旦用如流水薄乎方而轉乎圓論至此則未嘗不廢卷三嘆息恍然悟夫羿之爲道非射也奚仲之爲巧非斲削也有極深研幾者



存焉又豈一二才力心計之士所得測其津涯而窺其  
牆仞也乎我朝鹽政凡三四變矣或一漑之功不足以  
周邊腹或眉睫之守不可以權久遠而茲已大惠溥於  
商大利歸於國大功莫絕於今古乃天下之人聞其事  
者則却而走讀其書者若惟恐臥是何嘗取其法而一  
一昭晰之何嘗取其書而字字紬繹之未得其法中之  
一事與其書中之一字而徒竊據流聞莫窺神用以斥  
錢穀爲國華以病商賈爲卓識無怪乎其於鹽筴邊計  
終茫然而莫得其解也頃抑之於報功之後彙其所著

蘄州志

卷二十

序

七

部議所立綱法所處置食鹽諸事宜並其疏理始末若  
千卷合爲一編垂之永久法爲成法書爲成書上有果  
有成績之玉音下有核實有成之疏覆其篇中指掌利  
害量計本委蓄盛藻發昌言蓋富強之軌事於是爲備  
矣抑予嘗觀莊生之書於疏理者竊有悟焉從古英雄  
救世用其識會以入籠入細有餘也而必有可爲之術  
有可爲之時以無厚入有間而後恢恢乎其有餘地鹽  
法一壞於正德浮課再壞於嘉靖通者丙丁之際套至  
一百八單物極則返是鹽法之一間也是時朝士爭談



鹽法乃所見無非鹽法者而抑之以超掣批大郤以疏積導大窾提十綱之肯綮而因赤簿之固然拂鐘無聲應機立斷旣不若墨官之割折又不犯奸罔之大軋多予多取轉輸絡繹而抑之若新發於硎當楚鹽有加價之譏食鹽有病綱之愬其怵然爲戒者備嘗之矣造物論水消輿情理解在朝在野翕然誦休而其提刀而立躊躇而滿志者是蓋輪扁所不得言非無厚而能若是乎而使抑之以吮嘔繩墨疏也以拷掠桁楊疏也以利於邊滯於腹利於腹滯於地方利於今日滯於持久疏

蘄州志

卷二十

序

七

也而又或鼎食規行糜大官之歲月秋荼夏日遺手口之煩寃可謂無厚乎噫爲善無近名安知後之人不有讀是書而譁爲異論者善刀而藏此抑之所爲摧撞而息機也特謂聖明在上國家多難大音之解徽何獨鹽莢一事而使疏理者徒抱是書以終天下事日非矣予忍言哉

疏理成編序

胡文學

論鹽莢之書於兩淮昔人必首推劉晏矣謂其知所取知所予也予獨惜劉晏用強力之才任專且久績旣驗



矣而未及舉其所以取所以與者與所以卽取爲與卽與爲取者勒著一編俾後世言鹽筴者考得失辨久暫通彼此當不至弊與利勝常十得九焉自明以來抑又甚矣大抵利之所在卽弊之所倚競練失調舊法漸徙邊商與內商交病新引與積引互窮於是鹽筴之利不歸國不歸民而盡歸於奸駟之橐奸駟旣擅其利則視賄賂也易吏胥又匿其弊而陰持之以爲市甚或窺伺王者之喜怒與爲用焉王者又傳舍其官曰吾歲月易需耳姑聽之否則矜任智械曰吾目前足恃耳姑行之

且也津要竿牘鹽等束脯然交遊車馬鹽等芻秣然桁楊鞭撻又鹽等丹汞然安得不呼吸相應爲地中痿痺患哉若爾則雖使劉晏當日舉其成績勒著爲一編亦不能盡後世之人而滄滌之啟牖之禁格之使必出於此一編而後可雖然亦存乎人耳予承乏兩淮於鹽政極倣之日業業兢兢恐無以報塞上命因取鹽法諸書反覆求其要領得袁抑之先生疏理成編所載除套塔以復舊制定十綱以行超掣置冊禁囤平價絕私諸事確可行之實蹟而非託空言因念劉晏當日位十於袁



權百於袁紆歲月十五於袁使亦如袁舉成績勒著一編其詞旨揮霍應亦什伯於袁與然而惠商裕國之心則袁未嘗視劉斌也予更朝夕旅進衆商於庭博采旁證遂洗心滌慮奉成編以周旋不數月而商樂輸課不後予庶得藉手告無罪則成編之爲利又驗也特予於其條議之餘閱雜說問答諸說並往反尺牘憂讒畏譏心更苦矣而猶幸外有龍侍御相爲臂使內有李司農商黃門相爲桴鼓遂能使此編有成不徒託之空言耳予忝厠侍從凡鹽筴利弊得自陳請似乎較先生易然

蘄州志

卷二十

序

三

意有欲爲事或中怵力所可及例或上持苦心苦口恒不獲半蓋以任事者之難而劉晏之得以就其功名蓋有幸也嗟呼成編具在行之唯人使後之人以成編之心爲心不爲包苴移不爲聲勢奪不爲旦夕計取成編而細察其變庶幾鹽筴泉布永有賴焉不然敗楮陳言於國計奚補哉

大隱山人藁序

李維楨

京山人

樊山王昇甫輯其所著賦頌樂府五七言詩體諸志論表狀序記尺牘凡十有七卷名之曰大隱山人藁而使



使者以書抵不佞請爲之序其言曰軒冕塵跡耳操觚  
之客多推貴鄙人不以學士見稱鄙人中心竊耻之惟  
足下高明可以此相告不佞讀其書已讀其藁而慨然  
有感於古今人事之變也古聖賢帝王盛德大功必百  
世祀由皇帝至舜禹同姓而異國號以章明德其法天  
子賜姓諸侯命族姓相生而族相屬蓋周千八百國諸  
侯與公子公孫爲卿大夫世濟其美第以樊論樊出顯  
項高陽而苗裔曰嚳熊爲文王師諸子實自此始至繹  
而封至達而強其子孫以邑以官以字以氏爲氏若鬬

蘄州志

卷二十

序

書

若遠若屈若昭若景若詹若伍若薦若申若莊若左史  
工尹連尹沈尹箴尹芋尹之屬皆聖賢帝王之後其人  
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  
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誅祭祀能語搖筆泉湧動  
詠彛紛故道德政事文學言語四科未有出於聖賢帝  
王之後之爲公卿大夫者錫姓法廢譜牒散亡而聖賢  
帝王之後與庶人無別士以四科名自號崛起邁種而  
不知其世系所自來封建法廢而分茅胙土者類使吏  
代其治食租衣稅奉養而無所事事人視之若芻豢土



梗貌尊而心輕之周之宗盟同姓爲長司馬遷表漢興以來諸侯同姓異姓相錯而不以劉氏先表建元以來王子侯而次於高祖功臣及惠景建元以來諸侯也若曰親不敵功也楚趙荆燕齊五世家而次於外戚若曰是猶外戚之恩澤侯也梁王五宗三王世家而次於絳侯若曰是不若絳侯之有條侯也其事與文寂寥不甚稱其手筆所最慷慨頌說賢豪乃在列傳而諸王侯不與焉班固表因史記而夷世家爲傳自是以後寒峻單微儒林文苑輒踞乎傳圭襲組之上而南面稱孤者如

蘄州志

卷二十

序

七

淮南菟苑依倚賓客以就其聲價如陳思表求自試甚者如隋越願不復生帝王家古今人事之變其多寡輕重相返一至此哉昇甫列爵爲王高皇帝之雲孫今天子之叔父而荆王之某孫也於天下不賤矣耻夫以國屬推貴而欲與學士同類而共稱則世祿之末勢極而不返俗漸摩之使然也晉范曄述其祖保姓受氏世不絕祀以爲不朽而叔孫豹辨之此謂世祿何國蔑有魯臧文仲旣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昇甫瓠提陶旋自成體勢不共他人生活可方何



遜排沙簡金往往見寶可方陸機在有意無意之間可  
方庾默其可以立於後而不朽矣不佞將舉龍門蘭臺  
例特爲三閭大夫作傳而不附於楚世家傳楚元王而  
所重實在中壘校尉使後人稱明德茂盛維楚有才與  
古公卿大夫比肩不以世祿借資而以立言取重其無  
乃自矜奮乎雖然昇甫弁髦王爵而竊比於東方曼倩  
避世金馬之義此未易言也大隱隱朝市豈惟諸王侯  
天子亦有之仲尼言堯舜有天下而不與深於隱者也  
昇甫所爲隱抑有出於是藁之外者乎介之推身旣隱

蘄州志

卷二十

序

美

矣焉用文之楊子雲薄雕蟲小技壯夫不爲梁武帝謂  
曹景宗技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詩其說各有  
當不佞不善隱而又不嫻於文無可爲昇甫堯晏是序  
也聊比於他山之石可也

玉光齋詩草序

李維楨

荆樊山王自署大隱山人人稱之山人則應稱之王則  
否閱覽載籍修辭甚富元子孟嘗嗣王仲仲良叔叔衛  
兩鎮國于將軍秩最尊皆塵視軒冕志在立言以垂不  
朽玉光齋詩草者叔衛作也不遠千里使使視余余誦



之貴之猶贈茗華獻龍輔然請以玉喻夫玉爲圭爲璧  
爲冒爲裸爲璋爲琮爲案爲肉爲好爲羨爲射爲邸爲  
推爲杼爲大爲中爲邊長短廣狹有法存焉詩之法具  
在方策而信心者往往離之叔衛詩於法無不合矣玉  
府所藏典瑞職之以禮天地以肆先王以禮上帝四望  
以祀日月星辰山川以享天子以勞諸侯以頒聘以起  
軍旅以治兵守以致稍餘以卹凶荒有體存焉詩用於  
朝廟闔門邦國塞鄙燕饗登覽慶賀傷弔因地因時因  
人因事體裁各異而昧者一之情景恒不相副叔衛詩

蘄州志

卷二十

序

老

於體無不宜矣治玉謂之琢謂之雕他山之石泥沙礧  
礧礧錯之用所資非一物所習非一日詩學必專攻也  
亦如是而苟就者曾不研精冗濫苦惡不中覆瓿叔衛  
詩句雕字琢思深而力勤矣玉之琢有鎮有命有桓有  
信有躬有穀有蒲璧有蒼琮有黃珪有青琥有白璜有  
元其薦之也有璣五采有黃金勺青金外朱中其佩之  
也有組綬必致文焉詩三百篇出市井草野蚩氓婦孺  
之口而采者修飾潤色之以成文章猥云自然便於聽  
解俚俗之語令人嘔噦叔衛則緣情綺靡矣惟按法而



後體正惟積學而後文著故其詩神明融朗氣象高華  
若魯璠璣遠而望之煥若近而視之瑟若理勝字勝也  
若峯山丹水之膏五色是清若鍾山之玉炊爐炭三日  
三夜而色澤不變也若魏田文徑尺置之廡下夜照一  
室也若白頭公之拄杖光輝屬天也若璣之三采若符  
之雞冠猪肪純漆蒸栗也若瑳之鮮若璪之藻若昌城  
之蒞長洲之英也名曰玉光信聲中其實者哉余又稽  
楚故卞和荆玉之璞玉人不識雙足受刑而作怨歌三  
閭大夫懷瑾握瑜窮不得所而作離騷叔衛養尊處

蘄州志

卷二十

序

矣

優賦詩言志藝林所珍國不以白珩爲寶而寶叔衛詩  
可方觀射父之訓辭左史倚相之訓典楚父子兄弟間  
有以先王命圭剝爲臧秘者埋璧太室之庭遠者跨者  
肘加者歷紐者夷爲寇讎叔衛誦法先王貽以藍田生  
玉之令名兄弟相師友塤吹箎和視辛攀三龍一門金  
友玉昆過之天所以奉叔衛抑何豐也詩含神霧述孔  
子之言曰詩者天地之心刻之玉版國家積功累德垂  
三百年泰和在宇宙間地不愛寶所謂不藏金玉則紫  
玉見服飾不逾飲食有節則玉英玉甕出者奚必他求



是玉光草也非協氣嘉生圖錄上瑞而何彼謂珠玉非寶談者爲價第目論耳

清溪進酌之什序

陳仁近 孟角州人

進酌者何贈陳氏也曷爲贈曰褒何褒爾褒陳氏之能公善也夫善何爲公之靳陽之東有溪清瑩徹冽漱滌濁穢鑿照羣物至悉也陳氏屋其涯觀象於溪取準於水亦時有得焉嘗嘆曰吾其酌之誰也歲戊戌有例輸粟若干者類得爲藩府官陳氏曰吾其假此以進吾善乎於是爲榮府引禮孟角子曰是可與歌而風焉者也

靳州志

卷二十

序

堯

夫儀以威下儀不淑則啟侮侮啟而易心生焉民之攜也誰能維之黃崖之伯有穆叔卜之矣是固相王者之所宜慎也故其首章曰清清者溪以洗汝瘼旣見君子願言酌之暢厥文德逸豫無期陳氏乃起而賦鳴鳩之一章夫禮以興政禮不植則階亂亂階而仇心生焉民之去也誰能留之商任之齊衛敬叔卜之矣是固相王者之所宜慎也故其次章曰清清者水濯汝之疵旣見君子且以酌醴願言隆之胡不自禮陳氏乃起而賦相鼠之末章夫敬者儀禮之經也不敬則儀不淑禮不植



無之焉而可也鍾離之高原士莊子卜之矣是固相王者之所宜慎也故其卒章曰溪水清清有逝斯沄下觀其讓渙言其文既見君子酌之淳淳葛藟繁只庇其本根陳氏乃起而賦抑之七章君子謂斯役也一舉而三善集焉夫儀以爲章善之敷也禮以爲幹善之固也敬以爲基善之聚也敷以文之固以守之聚以畜之相天下者不是多矣而况一國乎於是乎以進酌贈

書

小簡附  
四首

上馮少宰書

王世貞

蕪州志

卷二十

序

全

伏惟相公秉鐸三吳豪俊蝟起咸喜自門下而獨世貞以間出無所比數如牛溲馬勃欲一附於藥籠之物而不果然世貞初從選入隸棘寺相公固儼然辱臨之且復以家大人游從之故數惠顏色至接卮酒奉溫言之歡而相公則益日顯重握風紀世貞待罪西曹之屬間繇公事一再見外不敢踴進其履於相公門庭唯數從一二友人如吳給事宗考功得相公一言相與擊節推伏大雅宏度不幸而不得奉几席稱受經諸生幸得爲私淑足矣是一二友人皆少年銳情瑣屑末藝又不



掩避相次謫補而獨世貞旣前自疎外無纖末可覲於相公衆口謠詠至視爲大澤之麋求以飽嗜者乃聞相公力明其無他而湔祓之得無齒罪籍是世貞後先自棄於相公而相公終始收之也古人云感恩則有之知己則未夫恩之大者及於出萬死擇千金而古人不肯輕加於知己乃相公知世貞矣所以援骨噬枯之恩深矣何以爲報也不佞素有膏盲之疾自今而往竊自誓不欲瘳卽一日不罷而以汚民社者不敢毫髮有所負於幽明卽罷不死而願以生平之力下上千古著述一

家之言更不諱而遇封疆干矛之變必不委瑣苟免以負門下知人之明如其僕僕亟叩昵昵縷謝爲兒女之戀相公將遂弁髦而厭之哉不佞期相公且日坐廟堂進退百官於不肖姓名如素不識人足矣他非所敢望也

答樊山王書

王世貞

今寰宇豐洽文軌大同卽朱邸諸賢王不獲辭遠遊戴鶡弁以樹干城之績而獲以清間之燕寄侖毫翰流譽竹素抑何盛也廼者豫章王子侯大梁灌甫南陽子厚



桂林雲仙皆與不佞雅相聞固自琅琅一時然皆爵僅公乘祿等銅墨未有擁南面之尊佩綠盃之華而修三不朽之業如大王者也伏讀訓辭謙光藹然循覽諸什賁文以止令人歛衽嘉服世貞老矣少不如人今精已銷亡矣大王過聽而獎飾之不知其心之與髮俱短也魚鳥之踪轉入深僻方塞兌杜機收聽反視爲嬰兒之不暇安能復作長卿敬禮游白雪之苑坐綠苔之閣乎哉以此負大王大王勿怪也不腆大士經呪一笑是貞所刻者山園記一帙是貞所撰者大王試一寓目焉庶

蘄州志

卷二十

書

全

幾若不肖之獲奉清塵也冬寒爲宗社爲道珍愛

奉樊山王

吳國倫

明卿  
興國

偶爾涉江載塵賓序遂辱觴之名園視以宏藻幸厚矣一醉以往渺焉川陵欲附南皮之遊而續西園之詠可更易乎歸未數日徐可源攜翰札來細玩諸篇益近風雅王公之好學不倦甘士如飴者求之古人亦不多見至欲品題新社之作而綴言其中則非僕能也敬謝敬謝可源行造次布復

復李夢池巡撫

王錫爵

太倉  
人



追從館下已識門下文章之美既而舉止連捷覺玉冰  
金矢餘輝照人自五尺應門之外庭除若無跡竈突若  
無烟乃知世真有晏平仲也盛撰領教會史事促成急  
如星火過此月卽當效顰附呈納謹復

跋  
三首

賜蘄春侯御書跋

宋 濂 金華人

洪武三年蘄國武義公子康鐸襲蘄春侯時年十歲欽  
蒙入侍青宮大本堂讀書洪武六年六月十三日太祖  
高皇帝幸大本堂召康鐸於階下慰勉再三御筆親書

蘄州志

卷二十

跋

全

八字併康二子三字賜之又賜以金牌鐫蘄國武義公  
五字置帽上別其幼小便趨朝叅洪武六年夏六月十  
三日皇帝幸大本堂堂乃儲君講道之所而諸親王肄  
業於左右當是時勛業之子亦聽執經來侍上旣至召  
開平忠武王之子鄭國公常茂蘄國武義公之子蘄春  
侯康鐸列於階下慰勉再三復勅奉御具觚翰親書二  
帖一賜茂一賜鐸帖皆八字其賜鐸者云謹承祖業愛  
爾勤功鐸稽首再拜而受乃命良工用黃綾玉軸裝潢  
成卷珍襲以示子孫鐸嘗受經於臣濂來請識之臣伏



觀國家之遇勲舊義雖君臣情踰父子上下相孚昭合  
無間新國公值四海羣爭之初多樹奇功不幸蚤逝不  
得見今隆平之盛宸衷憫悼朝夕弗忘旣勅近臣經紀  
家事復令其子習學禁中且以承祖業爲勗其恩數至  
優渥也夫祖業未易承必勲功之人乃克能之聖謨所  
及正合書中業廣惟勤之意鐸宜拳拳服膺而弗失庶  
幾上不負君師之訓下可以保前人之功業矣鐸尙勗  
之哉鐸尙勗之哉帖傍書康二子者以別與茂也二子  
鐸與其兄鑑鑑今僉廣西護衛指揮使司事云九年秋

蘄州志

卷二十

跋

畝

月二十二日臣宋濂恭跋

蘄州舊志跋

陳吉言

夏卿州人

蘄志成矣擴撫博矣稽覈精矣澄汰嚴矣此皆我丹山  
公兼人之知之材之力之底於績者也是故無夷齊之  
漏無桃棗之譌無闕止之濶粹乎無以議爲也於是跡  
前志若宦迹若人物增入者什三其他以蕪穢陋劣損  
於前者亦且什一矣公之言曰匪眞庵吾孰馮吁厚矣  
哉或亟欲毀故志謂可作燈炷者其相越何如也人之  
言曰志其堪輿哉三才函矣或曰志其積哉萬寶闔矣



陳子曰志其鑑乎哉其用廣矣遠矣夫政有秕良人有  
淫善辟則隴廉孟陬同臺並照則朱粉謝妍媸昭矣夫  
惟形生辨辨生憤憤生勇勇以遂憤憤以終辨是故太  
上輟成其次淑身以無秕政無淫人志之用也卽鉅重  
秦系純光范譜邁亦繩武感慨繫之故曰其用遠矣不  
然冥然悍然尤而效之如我生何此我公於人材之辨  
尤屢致意焉嘉惠之甚盛心也不此之求第曰仰繫星  
紀俯及昆蟲草木之么膺細碎而曰志云者抑末矣用  
告觀者

蘄州志

卷二十

跋

全

題荆王贈張太史文後

王世貞

右荆王贈左相素齋先生致仕敘及諸名士大夫之作  
附焉今百年矣宛然熙朝盛事可見也昔漢東平王蒼  
好善其驃騎司馬中郎感之宦於國至老不忍去爲它  
吏天子兩賢其道加旌賞流贈史冊蔚爲美談先生實  
以方直侍王後相之七十而始歸王之所以賢先生與  
一時艷羨故不多讓也至於出處大節超洒寡累又非  
公校叟所敢望者先生誠賢哉余故書其後以遺張  
子孫使寶之知其久於疏傳之金也



碑銘 五首

明勅賜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兼太子右率府  
事贈推忠翊運宣力懷遠功臣光祿大夫湖廣等  
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蘄國公諡武義

康公神道碑銘

有序

宋

濂

金華人

皇帝即位之三年混一華裔聲教所被罔間遐邇梯山  
舫海奉贄獻琛上念熊羆之士不貳心之臣東征西伐  
宣勞有年方將胙土分茅以定功賞而都督康公薨於  
陝州上聞之嗟悼不已既勅有司穿土作室以寓體魄

蘄州志

卷二十

碑銘

矣

復欲昭其功勳於悠久詔翰林學士臣宋濂稽諸簡牘  
所書文於堅石以垂示於億萬載臣濂謹按公諱茂才  
字壽卿康其姓也世為蘄州人曾祖文廣皇贈中奉大  
夫中書叅知政事護國追封京兆郡公祖德懋皇贈資  
善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追封京兆郡公父壽皇贈榮  
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柱國追封蘄國公母蕭氏追  
封蘄國夫人公當元之季四方雲擾未幾蘄州陷公結  
義旅以捍蔽為務受以長官俄遷為鎮撫同諸將復九  
江擣蘄水黃連寨轉蘄州路同知總管府專屯戍和之



裕溪太平之采石使者考其功狀陞淮西宣慰副使同知元帥事又陞宣慰使都元帥乙未六月上帥師渡江將士家屬尙畱於臨濠陣人多效死於是數戰不克後數月常忠武王遇春遣遊兵虛撓之公連日發軍以應王度其力疲夜設伏兵質明殲其精銳殆盡然猶收合潰散監寨於天寧洲明年二月上命諸將以襄陽大砲破其寨公奔行臺便宜陞淮南行省叅知政事甫踰月上亦克金陵又奔京口舟師追及之公度天命有歸乃率所部餘兵三千解甲來附免冠頓首言前日之戰各

爲其主今日屢敗天數也事至於此死生唯命苟得生全尙竭犬馬之力以圖報效上笑而釋之仍許統所部兵從征又明年授秦淮翼水軍元帥守禦龍灣取江陰之馬馱沙八月僞吳張士誠犯我疆境公驅兵逐之獲其樓船上賜名馬一匹黃金一錠歲戊戌從廖楚公永安攻池州取趙雙刀之樅陽遷都水營田使兼帳前總制親兵左副指揮使明年八月攻皖城僞將率樓船出戰公復獲之又明年六月僞漢陳友諒傾國入寇攻陷我姑熟殺戮我吏民意將窺我南京上召公謂曰爾不



疑我乎公復頓首謝上曰汝旣不相疑宜作書遣使僞  
降友諒爲內應招之速來仍給告以虛實使分兵三道  
以弱其勢友諒果如所言旣至諸將同公奮擊大破之  
縛其士卒二萬有幣帛金之賜歲辛丑八月上怒友諒  
來寇率將士親征公領舟師行擊安慶破江州僞都友  
諒西遁遂下蘄州與國漢陽公沿流而下克黃梅某家  
寨十一月取江之瑞昌敗友諒八陣指揮友諒之勢遂  
衰遷帳前親兵副都指揮使明年九月復龍興又明年  
攻左君弼於廬州六月友諒圍龍興上親往援公與諸

蘄州志

卷二十

碑銘

六

將皆從友諒聞上至亟解圍還七月大戰於彭蠡湖軍  
聲嘯呼湖水爲之起立浮屍蠢蠢動至數十里友諒遂  
至敗又有幣帛之賜十月上親征武昌公從之歲甲辰  
二月下之友諒之子理啣璧出降三月進金吾侍衛親  
軍都護府副都護四月從大將軍徐公達進攻廬州七  
月下之八月拔安豐繼取江陵及湖南諸州加賜幣帛  
明年二月改神武衛指揮使五月進大都督府副使閏  
十月士誠兵犯江陰京口上帥大軍水陸並進公在行  
中及至鎮江士誠兵已遁又明年正月追至巫子門擊



敗其衆獲士卒二千公功爲多四月擣淮安之馬邏港  
拔其水寨復獲士卒與艨艟無算淮安平七月遂攻湖  
州十一月破之進逼姑蘇姑蘇士誠僞都卽遣銳卒來  
迎鬪大戰尹山橋公持戟督戰益力銳卒盡覆乃進圍  
齊門刀劍林立飛鳥不敢下大將軍命諸將合攻之吳  
元年九月姑蘇平公取無錫州十月陞同知大都督府  
事兼太子右率府事進階榮祿大夫洪武元年上以江  
南之地旣入版圖乃遣大將軍經畧中原公從齊魯之  
地復由黃河取汴梁下洛陽駐師陝州規運饋餉造浮

蘄州志

卷二十

碑銘

完

橋以渡大軍鎮河中善撫綏遺民爲之立石頌德絳解  
二州則公所招徠蔽遮潼關秦人不敢東向三年復從  
大將軍征漢中奉詔還軍中道因疾而薨實八月之三  
日也年五十有七上下羣臣議贈公推忠翼運宣力懷  
遠功臣光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  
追封蘄國公諡曰武義卜以九月二十一日葬於應天  
府上元縣鍾山鄉之幕府山上親臨奠而百司繼之祭  
幄相望聯絡原野時人以爲榮公娶方氏追封蘄國夫  
人繼室田氏封蘄國夫人側室朱氏余氏子男三人鐸



田氏出鑑朱氏出鎮余氏出公通經史大義事太夫人以孝聞輕財仗義意氣磊落而尤有志於事功值元祚將終其才弗克盡施然而真主龍飛於羣雄之中公卽能識之卷甲韜戈率衆臣附坦然而不惑可謂上知天命下察人心者矣由是昭被寵眷倚之以心膂用之爲爪牙十餘年間屢從征討茂績奇勲著稱當世存則安富尊榮加以爵位薨則疏封賜諡賁及九泉令名垂於竹帛重祿延於子孫公其可以不朽矣臣濂謹拜手稽首述辭於碑系之以銘深懼不足以稱上報功之意銘

蘄州志

卷二十

碑銘

卒

曰

於赫大明受命於天如日之升煦於八埏於時康公江險之時大軍西來視如平地巨礮轟雷物莫敢擾何戰弗潰何守弗傾天人攸歸勢何敢抗知幾先來率衆內嚮皇帝曰嘻有疏附兮予開誠心遇爾不疑爾礪矛鋌爾部士卒助予四征以寔萬國公拜稽首賜死爲生誓殫報效如無餘齡孰爲不庭率師往討矯如翼如風馳電掃東吳西楚蹶陳駕張身經百戰克豎始亡大將北伐罔取汴洛出鎮於蒲恤其孤弱蔽遮河潼以鐵爲關



誰敢操戈睥睨其間元龜負碑以頌遺愛民亦何心恩  
義斯在從伐漢中迢迢西征有命班師中道而薨帝念  
將臣血戰之苦將酬其恩錫以茅土孰不壽考以樂承  
平公胡嬰疾隕魄泉扃帝情憫悼恩命絡繹穿山爲堂  
畢茲竈窆名垂於史祿延於家翩然而逝公復何嗟史  
臣造文大書深刻以昭公勲有永無極

華編修伯瞻墓誌銘

李東陽 茶陵人

嗚呼伯瞻乃止是耶伯瞻質偉氣充才勃勃不可遏其  
志所期甚遠且大舉進士才三年官一命年二十有四

蘄州志

卷二十

碑銘

全

而止悲夫初伯瞻從其父廷佐君居京師時未冠學於  
楊邃菴應寧與太原喬宇希大並價予見伯瞻書勢已  
逼人私喜吾湖南後來之傑蓋其在此及伯瞻舉鄉試  
第一連得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汪寅軒傅體齋二公  
奉詔授業大見甄賞每閣試與藁城石瑤邦彥相甲乙  
授官爲編修予又喜曰此天所以玉其成也予與廷佐  
君同鄉又邃菴知己友故伯瞻視我厚至是又同署日  
益密每有作未始不出見見輒加進一二載間遂脫舉  
子習得古人蹊徑詞簡意遠粲然成章予嘗以聞諸劉



文安公者告之謂爲文必先博而後約收斂太早則其地無所容伯瞻以爲然然執不變意者天將速其成故使至是哉使天果有意焉則斯人者胡不姑涵育長養俾大有所就之爲愈也予益以慨人之才不易得且不易成也悲夫今年春廷佐君以常州知府入覲歸伯瞻已病秋益劇臥不見客予數往乃彊見之怪其神蘅然比得告猶函一卷具書致予曰巒且別願得手書數通以歸書未成而訃及予旣往哭之念無以慰其志者乃據邦彥所著狀爲銘屬希大書而刻之又自書於卷中

蘄州志

卷二十

碑銘

十一

以畀其家俾藏焉償舊諾也伯瞻姓華氏巒其名世居蘄州以州學生舉生成化丁亥十月八日卒於宏治庚戌七月二十八日某月某日葬於州之某原少喪母安人陳氏繼母安人潘氏娶王氏子女各一人皆幼銘曰吾黨得之吾曹得之而遽失之吁天誰詰之

贈監察御史南溟馮先生墓誌銘

徐

階

華亭人

馮先生諱某字某學者稱爲獨齋先生後又稱南溟先生黃之蘄州人也蘄故多巨族而馮氏尤以文學世相傳有名聲先生曾祖銘父翽皆嘗貢於有司然其仕不



幸不至顯銘爲京衛經歷勦終苑州推官推官父洪以經歷之不遇過自懲不仕以卒然馮氏雖不仕乃勦之人言高衡德門必以馮爲首稱意其後必大先生少而能文章督學使者前後十數輩至輒取所爲文置首選而先生行又甚修數曰君子之學要無媿乎其獨其施於人事依於厚至其自守凜如也其赴人之急若已與有至其平居未嘗有疾言遽色也於是時先生雖在庠序其賢聞四方人則謂馮氏當遂振矣而先生十試於鄉竟不遇復繼其父以貢入太學祭酒甘泉湛公

蘄州志

卷二十

碑銘

九

業琴溪陳公得其文奇之已又廉知其人益奇之陳公館先生於家使教子若壻而先生賢亦益聞六館之士踵先生門思得聞緒論接容色幸有所警發者屢相接也未幾注選歸踰年喪其父方父病時先生終夕侍湯藥而天甚暑其室又迫隘父力遣之先生卽戶外露處閱月由是得濕疾比父歿先生哭又甚哀疾增劇嘉靖辛卯六月十六日父喪甫小祥而卒遺言以素服斂距生成化丁酉九月二十三日得壽五十五蘄之人相與訝曰天之道固不可信乎後五年乙未子天馭舉進士



授大理評事改御史贈先生如其官再奉命董南畿學  
政遷大理丞諸所與友盡海內名士而士之出其門者  
亦咸知重行檢薄利祿自別爲午山弟子午山者大理  
號也於是人爭言曰馮氏之厚積而遲發如此予故與  
大理遊聞而歎焉今年大理以中丞賈公狀請予銘墓  
予旣得論次其事則又歎曰嗟乎人之與善豈非其性  
然哉有不善人於此其於彼非有損也然而聞其用則  
以爲憂聞其敗則以爲喜有善人於此其於彼未必有  
益也然而咨嗟於其不遇而幸其後之昌者至於久而

猶然蓋予所見聞若是者多也而先生尤著自修者其  
殆可以勸夫爲再拜而銘之先生子二人長卽大理次  
國子生天駿女三其二蚤喪存者適生員張儒葬以卒  
之歲十二月一日墓在安陽山之隅銘曰  
茲維先生之遇耶其拙於躬者旣賴子以顯融其垂於  
後者又待予以無窮耶嗚呼先生塞耶通耶彼暫焉者  
果足以介於中耶

廣西思恩叅將李公墓誌銘

李維楨

京山人

余偕李淑元舉於鄉講兄弟之好在史館時淑元晉讀



中秘書而伯兄千夫長一元公部賦入京師得見之膚  
革充盈才可急使也公名同春一元其字父爲東池公  
兄弟悉以池爲號公則仰池云先世息縣人隸鳳陽府  
後以崇王就國隸汝寧府始祖慶公從高皇帝起義累  
功授正百戶隸山西朔州衛再傳至斌公征香爐山有  
功晉副千戶改隸蘄州衛左所數傳至震公無子東池  
公當以弟繼掾吏持之若多與我金不則削一等貧無  
以應因降授百戶歸而司屯政有郡理奉檄覈蘄州衛  
所事而身坐岳陽徵諸案牘東池公亟奔命遺其籍郡

蘄州志

卷二十

碑銘

奎

理疑父乾沒幽圉之公時從行匍匐入懇請以六日爲  
期取還報無令父受誣涕泗雨下司理憐而許之冬大  
雪舟楫不通蹠而行足爲重繭如期至事遂解而語諸  
弟吾乃今而知文吏之貴也自今以始諸弟任學予任  
費學無媿媿督學使試蘄士興國涉江踰嶺覓得驢以  
乘幼弱弟而身杖策隨之不違淖體鴻大股以下爲裂  
矣父病泥首呼天乞以身代醫藥百端不效而父執少  
弟手付公若代我爲父公泣受命與諸弟謀親喪所自  
盡今不能成禮諸弟他日卽富貴何益某可貸某可貸



也父聞而呼之曰孝哉天鑑斯言必有佳兒報若吾復何憂第憂兒過飲耳哭而伏牀下頓首曰敢不服膺而父遂瞑終其身不內勺飲服闋詣京師言祖爵爲舞文者所奪詞辨如雲司馬奇其貌仍以千戶嗣奉職恪勤而淑元與仲弟少弟先後舉進士公笑曰猶記策驢時事耶獨恨吾以介胄踞諸弟上雖然吾亦有以自見以武功爵進指揮僉事有巡江之役建營房使士不露處而贈列戍數百區所捕盜數十百人桴鼓不聞部賦半道假寐若有語者河且厥淤怪之起勅舟人速進迴視

他舟滯者累千漕帥罪公亂次督府不可是宜論功何罪之有後一歲復領運遭石尤風覆舟稱貸以償粟貰漕卒不問已視篆布其德而兆其謀理僚屬貧廢嗣者十餘曹同列因汗巖以他事當道悉公賢讒不行稍遷楚運糧都護都護無公署所領諸衛各以四十金僦舍公歎曰是誨貪也損橐中六百金建署至今不得口實箕歛矣怨家夫婦反目婦執夫所誣公移文來訴公取焚之勝敗若化吾不介之胸中久矣而長舌何爲公初與叔弟俱艱於子謁款泰山出資爲仲署側室而公有



二子仲有四子已晉分闈於浙爲副於粵爲長單騎之  
官刻厲如昔而戒其婦奉母無違過全州大佛寺佛燬  
於火取沉香造之爲母祈年已晉思恩叅將居無何  
念母心動遽解組歸次武昌承母凶耗嘔血數斗自投  
於牀病加矣入門號咷擗踊食不溢米毀甚不及葬母  
而卒公宦三十年一錢不入私室視兄弟子姓如一身  
慕張公藝同居立家訓兄弟致美無分異無蘊利生孽  
又爲義屋義田贍宗之貧者所全濟鰥寡孤獨顛連無  
告戚疏遠邇不可勝計病日自爲祭文理凶事卜塋域

蘄州志

卷二十

碑銘

七

遺令葬無過七日無惑形家言無受奠吾飲水數日卽  
祭當以水語畢舉手別諸弟而逝年五十有九仲子棟  
與季弟子太學生樸屬余志銘銘曰

急父難兮胼胝痛母亡兮身隨友諸弟兮咸宜廩有粟  
兮同炊譬纏綿兮葛藟死寔忍兮離披祖溢我兮繹思  
復世官兮靡虧屬橐鞬兮四馳旣能廉兮能慈部曲驩  
兮誦之不二心兮熊羆古之人兮兼資今之人兮誰其  
赴武夫兮恢奇爲邦家兮羽儀五葉傳兮歲蕤如一日  
兮怡怡江有沱兮名蘄卜兆吉兮在斯瞑則藏兮何遲



考終命兮宴嬉格上下兮神祇顯百世兮本支美不虛  
兮銘辭

文昌閣銘 并序

李維楨

靳春南郭里許江有石磯突起哈呀桃花水盛暴集沒  
頂舟行遇之輒敗或窒碍不得轉移旅客凜凜不免是  
懼徐州守倣挈轡合舍之意構亭其上劣容數人耳方  
伯吳公治兵於靳廣盱營表謀夷變而築宮乘水勢殺  
時周遭捷蓄爲隄激層累成基平正如砥建傑閣鎮之  
長年三老識其處晝眠而過無復患苦初辨方正位厥

靳州志

卷二十

碑銘

七

位當巽巽風上坎水下於卦爲渙睽渙之水五采成文  
號之曰績在天成象在地成形非文昌孰能當此者乎  
閣祀文昌禮以義起也形家又謂控扼下流山聚土澤  
鍾水水土演而民生蕃殖更裨益學宮之勝自是入省  
試上春官得雋盛倍疇昔登閣四望左有南山右有麟  
鳳二山後則匡廬秀色遙可攬結前則龍津蘭若洲渚  
連亘縈帶大江而下城郭塵市人烟氤氳林薄蓊鬱魚  
鳥飛躍比屋絃歌樓船簫鼓榜謳漁唱鐘梵之音輻輳  
並至耳目不暇應接居者行者得未曾有後談其事而



州人陳茂才孺子索余爲之銘竊比張孟陽之劔閣云  
其辭曰

兩戒四瀆江河爲尊自北而南湍悍長奔江有灑潏河  
有龍門以遏狂瀾以奠厚坤峩峩橫石斬江中央乃召  
匠氏削成四方象彼北斗戴魁六匡聿攷新宮用祀文  
昌如辟雍環如霞標揭上下往來巨艦細筏足不虞觸  
趾不虞蹶氣無沈滯亦無散越載占諸易惟渙則然柔  
順從剛在中罔偏血去惕出機得願焉爰假有廟利涉  
大川鱗介游泳恬風澄波天時地利協於人和登高能

新州志

卷二十

碑銘

九

賦於茲婆娑仰觀俯察醜酒賡歌四民樂業旣富方穀  
思皇多士菁莪棫樸貴相理文司命司祿江神佐之咸  
蒙禔福作者伊誰新都吳公尸祝俎豆輿誦融融離堆  
砥柱奇蹟攸同史記令名河渠書中

